

黃裳著

中華文藝叢刊
第四種
錦

帆
集

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文藝叢刊編輯委員

巴 金 柳無忌

朱自清 茅 盾

老 舍 孫伏園

宋雲彬 靳 以

金兆梓 葉聖陶

洪 深
(以姓氏筆劃爲序)

中華文藝叢刊第四種

錦 帆 集

黃裳著

中華書局印行

錦帆集

目次

斷片	一
白門秋柳	一三
過徐州	二三
寶鷄——廣元	三一
成都散記	四五
音塵	五五
江上雜記	六〇
「江湖」後記	七八
後記	八四—八六

錦帆集

斷片

一

冬天下午的霞飛路上，洒滿了金黃色的太陽，軟軟的，晒得人心里煩煩的。透過了厚大衣，背上像有一個小手在輕輕的搔。

微風起了一片法國梧桐的落葉在地上滾，發出悉索的微聲，跳過一條細細的水泥縫，跳過橙黃色的女孩子的新皮鞋面，終於留在一個牆角里去了。

天氣暖得像小春。

拖着遲緩的步子，兩手插在大衣袋里，在路上蕩着。在這樣的天氣，這樣清靜的馬路散步，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快的。

寂靜。
天上一片橙藍，偶爾有一兩朵小白雲花，像北平，就只缺少吹着嗚哨的鴿子的銀白色的翼子。

皮鞋底和水泥路接觸，有輕脆的響聲，像是有一隻裝了金屬帽的手杖在敲。的托，的托，孤

獨，單調，聽久了會使人發狂的。

散步的人像一個徘徊的夢遊者，失去了情感，慾望。像是一個年深歲遠失去的彈力的發條的鐘擺，無力的蕩着。也許馬上會停止，也許還要蕩上許多時候，誰知道呢？

一一

轉角處是公共汽車站。

等車的人甚多，擁擠着，像是都有什麼事使他們焦急。快樂的面孔是很少的。想發現一兩個趕兩點半場電影的人，不十分容易。

賣票穿了黑呢子制服，背了白帆布袋子在人叢里擠，像是一個勇士在萬馬千軍裏衝着，衝着，最後鑽進了那個停在站台邊的淺色的甲蟲的張開着的翼子，它正微微的抖動着，發出吼聲，尾巴噴出一股淡淡的藍烟。

罩着紫色皮背的椅子是很舒適的。隨着車身的動盪而跳動，接受着眼前的色彩，圖案，和跳躍着的東西。

突然，一點紅色在眼前出現，在跳動，搖擺，背景是一片碧藍色，像大海中一個掛了紅帆的小船。

小紅帆漸漸向上移，旁邊是九隻白色的槳，在起伏的碧色的瀾漪里。

碧色盡頭處有淺紅色的嘴唇，細細的鼻子，兩隻充滿了憂鬱的黑黑的眼睛，彎彎的眉毛，她在凝視車窗外面的景物，露出一股不熟慣的神情，驚懼的眼色。

她手里拿着一個小小的紅色的暖水袋。這是頗不入時的花樣，這個城市裏的最時髦的百貨公司的櫥窗裏久已不陳設這種東西了。然而在她手里還是美麗的，帶來了一股似曾相識的感情。很久沒有吹過這樣親切的微寒的北國的風了。

從車窗外照進來的明亮的陽光，使她微微目眩，颯颯，小風吹着鬆鬆的髮角，有點零亂，飄拂着，當試用小手去整理髮髮，車身輕微的振盪，使她立刻又回到皮拉手上去，似乎頗不習慣於這種都市的快速的調子。

車子在靜安寺路口停了一下，她隨了人羣擁出了車身。

藍色旗袍的影子過了馬路，極輕盈地像一朵藍花消逝到人叢里去。好像還微微的留下一點一點紅顏色在搖擺。

三一

一間小小的客廳。

裝飾是素樸的。當前有一片窗子，一色厚玻璃，鋼骨窗架，前邊一望是一個小花園。草木葱蘢。窗子上面是一色綠呢窗幔，拉攏來，就遮沒了窗外的光線。

沿門處是一個沙發，罩了碎花的錦套。旁邊有一個茶几，上面零碎的擺了幾份報紙，有一本雜誌落在地上。

茶几後面是一架落地紅錦宮燈，有六角形的紅綢燈罩，飄蕩着疏落的繡子。對面放了一架鋼琴，黑漆的頂蓋上面零亂的放着幾張樂譜。琴前面是一張預備彈琴的人坐的錦墩。

牆上貼着淺黃色的花紙，有幾張舞台照，晚上，這個小房間里的光線是暗紅的，帶着點溫暖，迷惘。牆角上一個小小的書架，下面兩格整齊地放着一套黃皮脊的小書。

在這麼個溫暖的小天地里，星期天早晨七點鐘是靜靜的。沙發上擁着一個柔軟的身子，緊緊的裹在灰紅條呢的睡衣里。

她的一頭黑黑的長髮，散散地拂在雙肩上，長長的眉毛下面是稍稍猥滯的大眼睛。移時，隨着微微的笑，閃動了幾下，這會表示深情也會表示頑皮的眼睛。

她輕輕地哼着一個歌，聲音輕柔得像春天的風那麼飄忽不定。她懶懶地哼，原來的調子的尾音全給她拖長了。

她站起來，兩手插在袋里，學着男人的樣子，聳聳肩，搖擺着走過去，無意地拿起了書架上擺着的一個泥人形。看看，又放下了，走過鋼琴旁邊，小手在鍵盤上一滑，送出一連串噓哨似的聲音。

充滿了生活力的柔軟的身子急驟地轉灣，影子出現在一個大鏡子里，她看着鏡子里自己豐滿的

胸脯，又轉身，回頭來看自己的背影，輕輕的說了一句，對自己作了一個鬼臉。忽然又嚴肅起來，看着鏡子裏自己的雙眼皮下美麗的眼睛，那樣脈脈地看過去，充滿了信賴的眼色。

房門口出現了一個梳着雙鬢的女孩子

「Y，你真懶，十點鐘了還不梳頭。」

Y的眼睛微微一揚，送過去一個不理會的眼色，懶懶地回答：

「算什麼，反正今兒是禮拜。」

「等一會你就不招待客人。」

「可是的。你瞧可笑不可笑，我這裏又不是什麼沙龍，可是整天高朋滿座，有些人真讓我頭痛。」

「這全是你這溫柔的女主人的吸引力，才弄得這麼熱鬧。」

「得了，一大半倒是大哥的客，就像我們小N，……」Y的調皮的眼睛向N輕輕地一瞟，似笑非笑的。

「對了，全是大哥的客人，瘋瘋顛顛的劇作家，嘴里邊念念有詞的音樂家，某某療養院主任的醫學博士，某某藥房的小開，還有你們的可愛的觀衆，我真佩服你大哥，九流三教，有這麼許多朋友。」

Y不理她，順手拾起一本雜誌來翻着。

說順了口的N突然又發現了一樁奇蹟似的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小報，

「還有，權威的劇評家寫的文章，「可愛的×××」，

N正要檢出一段來念，Y探身從她手里搶過來，不自然地看那一段精彩的文章。文章里面還插了一張Y的特寫照片。

「不用搶，精彩的句子我早就背出來了。曾因酒醉鞭名馬，只為情多累美人，我們的美人真把才子累得不淺。」

「這些才子真讓我頭痛。」

Y已經洗淨了她的少女的扭捏，一年前，這會使她坐立不安的。她覺得只有拉出大哥來才是讓N停下來的最好的方法。

「你猜大哥昨天晚上跟我說了些什麼，我想這大概是最需要知道的。」

「大哥對妹妹關心極了。你真有個好哥哥。昨天晚上你上街買東西還沒有回來的時候，這里開了個座談會，座上有O師傅，S婆婆，還有常來的T、M，他們從各方面研究你的性格，和你的前途，他們都同意說Y人真厲害。」

「我倒要知道我怎麼個厲害法。」

「小Y待人多親熱，尤其是剛認識的朋友，準得給弄得暈暈的。」

「能說我不應當待朋友親熱嗎？」Y嘟起了嘴唇。「T和M都是常來的客人，很少說話，總不

見得就是暈頭暈腦的。」

「人的表現不一定是一個樣子的。」

兩個女孩子似乎全有興趣把問題談得深一點，可是因為點什麼，有些怯怯的，又並不願意談得更深一點了。

四

一天早上，一輛紅色的公共汽車從黃浦灘開出，穿過城市的心臟，駛到迢迢的西隅去。天氣那麼好，秋天並沒有給這個城市滲上什麼顯著的標識，除了那從大海里捲起來的一陣陣的海風，吹下來一陣陣的落葉，在馬路上滾，和汽車輪子賽跑，被穿了紅背心的掃街人收到他的掃帚下去。

這僅有的一點秋味，在溫暖的太陽下，也給趕的沒影沒蹤了。

車子里邊還是擠滿了人。在車門處的白白的鍍銀的柱子邊靠着個穿了藍布旗袍，小小的一件黃亮皮甲克的少女，她微微的俯伏着身子。向車窗門外看，準備就在前面下去，忽然車子轉動使她的輕輕的身子轉了一下，她看見了坐在前邊座上有認識的人，小嘴旁邊添上了一絲微笑，彎彎的眉毛揚起了，眼睛里有着善良的光輝，水一樣的。

她有一些躊躇，輕輕地說，

「T，今天晚上來看戲。」

話語是這麼短短的。T好像正要找兩句話說，車子停了，門打開，正站在門口的她擠在人里一起下去，扭回身子，又朝T笑了一笑，里面有着邀請的意思。

晚上他坐在戲院里看戲。

臺下的燈光全暗。整個的戲院沈入黯黑的夜幕里，只有舞台上另外一個天地。少女的臥室，粉紅色的牆紙，粉紅色的沙發，襯出了一種溫暖。甜靜的氣氛，太陽光從小窗子裏射入，是一個春天的早晨。

這是一齣喜劇，說一個女孩子，怎樣迷戀於舞台生活，想找一個機會演戲。她整天習慣於唱，唱，她唱得很多也很雜亂，凡是她日常從舞台看來，從無線電中聽來的，都有機會在她的口中哼出來，她是那麼一個天真而嬌癡的女孩子。

淺紅色的旗袍，白狐裘的外罩，裹在光澤透明的襪子裏的兩條纖細結實的腿支持着個搖搖的身子，她拖着輕盈而不安穩的步子在房裏走着，像夏天早晨在荷塘蓮葉上的露水珠，那麼搖搖不定。她開口唱了，生疏的調子，怯怯的聲音，顫顫的，在平靜得出奇的戲院里，像梵華林的一根顫抖着的弦，從薄薄的淺紅脣中吐出來。

T在默默的看戲。喜劇的情節攪動了觀衆，笑聲不時從他四面發出，然而他好像沈入了另外一種境界中，只是感到冷冷的悲哀，他的情感激動，使他不能安靜的坐下去，他很想走到外面的花園裏去吹一下冷風。

然而他却不能動，好像沒有了站起來的力量。眼睛跟着臺上的人物在旋轉。

他陷入了沈思。默念着一句話，「美麗總是憂愁的。」他想着這近乎傳奇的幾次遭遇，像水墨畫一般的煙蕩朦朧，却奇怪得很，好像什麼都是記得的，並不遺漏了半點。

台上的女主人又換了身份。穿了雪白的護士的衣裳，白帽子前面有一塊小小的黑色的圈，更顯得亭亭的身材。好像破曉時寒風裏面的一朵白蓮花。外面吹着冷冷的秋風，台上的人都還穿了雪白的衣服，踏着蹣跚的步子。……

戲散場時，他夾在人羣裏走出來。到門口時，他突然想起是應該停留一下的。他看着潮湧出來的觀客，汽車黃包車的雜踏的聲音，過了十分鐘，一切又都回復了沉靜，只剩下巡捕拖了沉重的步子在水門汀的道上寂寞的踱着。

下了裝的Y從後台的小門出來，看見他有些意外的笑了，怯怯的說：

「你爲什麼不參加我們的晚會呢？」

他們坐在一部雙人的三輪車上，一條厚厚的毯子圍在膝頭，T分來了一個大提琴抱着。車子在寂寞的街角走着，吹着秋風，除了街燈，似乎更沒有什麼光，因爲這晚上沒有月亮。

整齊的灌木叢後面，依然會發出巡邏者手電筒的白光。釘了鐵釘子後跟的皮靴踏在瀝青路上清脆的響聲，被遺留在後面了。

小樓上，窗幃後面，透出深紅色的燈光，一股暖意襲來，自然地使他們坐得更靠緊一點。

車子在××村弄口停下來。

Y招待客人進客廳裏去。放下了大提琴，讓坐。自己跑進房裏去，一會換了衣裳出來，輕輕薄的絲棉袍子，正合身，翻口的絨鞋，完全是小主婦風度。

「東西買來了，可是全沒有弄，說不得，只能請客人也幫忙動動手了。」

桌子上面零亂的放了麵粉餡子，杯盤之類的東西，Y跑來跑去的張羅，給N穿上了一件新做的藍寧綢面袍子，又寬又長，將下擺翻起來，半腰處繫了一根帶子，活像是圍裙，一時大家胡亂地動起手來。

男人的手畢竟不成，皮子作得太厚，餡子放得太多，一下鍋就成了麵糊，後來還是請到旁邊去坐着去了。

撩天。

S談起燕京裏的舊事來。談起他看過的舊小說，好像一個小說史教授一樣地講着。他的有些薰黃了的手指一根根連續地燃着紙煙

T因為嗓子痛不抽煙。在迷離的烟氣裏，激動地說着一位遲暮的文人，互換着他們對這位已經成了「幽靈」的人物的了解，時時露出慷慨的語氣來，這在一般的年青人看來應當是值得譁笑的事。不過Y却一邊作着事，一邊靜靜的聽着，對於這種「合作」的態度，他們覺得是值得「欣賞」值得感謝的。

Y在廚房裏端來了一碗調得好好的梨膏。

「冷天吃這個好的。我這兩天嗓子不好，也在吃這個。」

T接過來慢慢地吃着，梨膏里有些苦，苦里也隱着絲絲的甜味。

在茶几上拿起一冊新出的××周報，封面上正是Y在那齣荒唐可笑的小戲里的特寫。大而圓的黑眼睛，癡癡地望着。

五

冬天到了。在一家十三層樓房底下的一間茶間里。

這是一間黃色的房子。牆壁的顏色門窗的幃幕，沙發的圍套，都是黃色的，下午兩點左右，從厚厚的玻璃窗里晒進來的日光，使這里溫暖得有如一間花房。

這里只賣得很簡單的幾樣點心，也並不好，茶往往是淡淡的，可是環境特別靜。很少有人來。一架吃角子老虎靜靜地蹲在那里。

每天來這里坐。冬天的下午是短短的，可是在這里格外覺得長些，帶一兩本書來看，對面就是Y演戲的戲院，不時有朋友來談談天，高興時也可以去到後台去看她們上裝，從梯子爬到紙紮的樓房上去作戲。

幾年來，混在這都市的喧囂中，如今才感到了它的可惡，江南春。

紅茶杯里加了兩塊方糖，看茶杯面上飄起來的汽泡，糖慢慢地消蝕下去，漸漸地，化成三角形，一小片，像一團沙鋪在碗底。

所以在沙發上，讓思想游行。默數着還有幾天，就要離開這個城市。

「還有半個月，十天了，九天，……」

不免於小小的依戀，這花房，舞台，朋友們。想想應該寫一個戲或者是一部長篇，而目前只不過是幾篇散文，幾幅筆觸簡單的水墨畫。不過這也自然有它的韻緻。等到什麼時候，再回到這個城里來，有充份的時間，和較好的心情時，該是用濃濃的彩色，筆觸重寫這幾幅畫的時候了。

三十四、二、二十七。重改

白門秋柳

我們到南京時是一個風沙蔽天的日子。下關車站破爛得使人黯然。站外停着許多出差汽車。我們坐了其中的一部進城去。原想借這冒牌的「華胄」的風姿可以有點方便。不料車到挹江門時仍得下車接受檢查，這職務是由「憲兵」執行的，嚴格得很，幾乎連每一個箱子的角落都翻過了。又湊巧同行的×太太替他的兄弟帶了許多行李，甚至於臉盆、洗衣板之類都不遺漏。於是這檢查就成爲一種繁雜的試驗，我們得回答「憲兵」的每一個問題，每一件東西的出賣所、價格、用途，以及其許多莫明其妙的問題。全憑問話者的高興。我們得編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滿足，直至他們感到厭倦了爲止，然後就拿起了另一件東西，……

等到全部審查竣事以後，幾乎每一個箱子都蓋不上蓋，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車箱的角落里一塞算數。

接着我們就輪到接受另一種磨難了。所有比較像樣一點的旅館都沒有了房間，南京的所以如此熱鬧，是那兩天正在開着什麼會，「冠蓋滿京華」了的緣故。南京的街道是那麼寬而平行，我們的破車子在蕭條的街道上行駛，找尋着棲身的處所，最後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館門口歇下來。

這時已經是下午五點鐘光景了。

我們開了兩間房間。×太太自己住一間，我和w合住在一個很大的房間里。這屋子里充滿着冷氣，房中間的一個炭火盆渺小得可憐，表面是一層燼餘的灰，灰下面的黯淡的紅色就像是臨終者臉上的光彩。這是怎樣森寒的一間屋子。

×太太洗臉以後第一件事是命令當差檢視適才翻得一塌糊塗的行李，有沒有遺失什麼，當她揀起每一件從上海帶來的東西時，臉上就發出微笑來，好像欣幸着它們的生還。我們對這工作不能有什麼幫助。却欣賞了她叫了來的南京的小籠包子、肴肉、鹹板鴨。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我們吃得飽飽的。看她的「復員」工作一時還沒有完結的徵象，就告訴她我們要到街上去看看了。

我們又站在這飛舞着風沙的城市的街頭了。

多長多寬闊的路。除了北平以外，恐怕在別的地方很難看見這麼寬廣的街道了罷，然而又是多麼空曠呢？對面的街上有一家書店，我們踱進去看。里邊放着幾本從上海來的雜誌和北方來的「三六九」（戲劇刊物）。另外有一冊南京本地出版的「人間味」。在屠刃下面的「文士」們似乎還很幽閒地吟咏着他們的「人間味」，這就使我想起「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的話來，這雖然是他的說話，也正可以顯示今日的江南的無聲的悲哀。在無聲中，也還有這種發自牆縫間的悲哀的調子。

打開一張地圖一看，才知道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離秦淮很近。就出了書店向夫子廟前走去，地

圖上標明着貢院的地方似乎已經變爲什麼機關之類了，有一片圍牆圍着。從一條小胡同里走進去，有不少家舊書店，進去看看，實在沒有什麼可買，想買一部桃花扇，却只有石印本和鉛印的一折八扣本，翻到了幾本「同聲」，裏邊有冒鶴亭俞陞雲的文章，還有着楊椒山先生墨跡的影印本，後面有着「雙照樓主人」的跋文。說明着清末他被關在北京的牢獄里時，曾經整日地徘徊在楊椒山先生手植檜的下面，因爲他當日所住的監房正是楊繼盛劾嚴嵩父子後繫獄的地方，想不到住在陵園裏的「雙照樓主人」在吶喊着「共存共榮」之餘，還有時間想到這些舊事。因爲這雜誌是由他出資辦的，所以厚厚的一本書，定價只要一元。

再走過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廟。那一座黯黑的亭子，矗立在一片喧囂裏面，遠遠的看過去神龕裏被香火燻得黯黑，如果這裏面真是供着孔夫子的話，那阨運似乎真也不下於在陳國蔡國的時候罷？天色已經薄暮，遠遠望過去，在板橋的後面，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飯館，題着「六朝小吃館」。好雅緻的名字。

小吃館的前面就是那條舊板橋，有一部記載明末秦淮妓女生活的書，就題「板橋雜記」。我和W立在這漸就傾頹的舊板橋上對着落日寒波，惆悵了許久。

橋右面有一顆只剩下幾枝枯條的柳樹在寒風里飄拂，舊日的河房，曾經作過妓樓的，也全凋落得不成樣子了，那浸在水里的木樁，已經腐朽得將就折斷。有名的畫舫，寂寞的泊在河里，過去的悠長的歲月，已經剝蝕掉船身的美麗的彩色，只還剩寬闊的艙面，和那特異的篷架，使人一看就會

聯想到人們泛舟時可以作的許多事情，吃酒、打牌，……這種零落的畫舫似乎可以使人記起明末的許多事情，如「桃花扇」中所記；其實它們至多也不過是太平軍後的遺物。當南京剛剛規復以後，當時的統帥，「理學名臣」的曾國藩爲繁榮這劫後城市所頒布的第一條辦法，就是恢復秦淮的畫舫，想從女人的身上，取回已經逝去了的繁華。知道這故事的人恐怕已經很少了。

一路走着，我們沈醉於南京的市招的名色的多樣性而有趣，紙店，裝油店，甚至嫁妝店都在匆匆一望中使人流連；雖然市面是那麼蕭條，在暮色蒼茫中走過市街，想了這已經淪陷了五年的城市，在滿目塵沙中，很自然的想起了「黃昏胡騎塵滿城」的詩句。

晚上在那間充滿了冷氣的大屋子里，坐下寫一封信，告訴上海的朋友在我們的長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中所得的印象。想起了昨夜的別宴，她們都上了裝，還趕了來，那是一個淒涼的聚會，淺淺的紅脣，失去了風姿的笑靨，那一種沉重的感情，真使人覺到艱於負載了。

第二天早晨，從枕上看到窗玻璃上結着冰棱，北風一夜都沒有停，炭爐里的微火，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熄了。太陽光微弱的黃焰，簡直沒有一點溫暖。

×太太要到市場去買東西，要我們陪了去，幾個人坐在一連串洋車上，從舖着石子的小巷里穿過，車子的底座上都裝着響鈴，在車夫如飛的脚步中叮噠的響着，打碎了這古城的角落里死一樣的寂靜。久違了這種洋車的鈴聲，不想在這裡還好好的保存着。

我們走過市場里的一家服裝店，這一家里有十幾個夥計，顧客却只有我們一起，所以全部的店

員都跑來招待，從他們過份的殷動中，更看出了商業的凋零。

從市場里出來，我們又浩浩蕩蕩地回到旅館里去。×太太又要出門訪友去了。留給我們的任務是替她看守房子，她還告誡了我們關於行旅人所應注意的事，我們的任務於是就成爲很必要的了。

我和W寂寞的在爐邊向火，剝着橘子吃，把橘皮投向熾熱的炭上，讓它燒出一種近似鴉片的香味來。

我們却打算着怎樣在這僅有的一天的勾留中，看看這大城裏的幾個地方。

在下午四點鐘左右，我和W到鷄鳴寺去。這是從極南到極北的一段路，在車夫的平穩的脚步中，我們坐在車上，瀏覽着街景，任北風從大衣領子裏吹進去。南京的大陸性氣候在冬天特別顯著，這種氣候給人的是一種僵凍的感覺，手部臉部都在北風里隱隱地痛，實在並不必要等風刮在臉上才有如割的感覺。

在北風中捱過了三刻鐘，車子在一片陟坡前停下來。一片紅牆蜿蜒在高處，一段曲折的臺階，襯得山門高高的，遠遠的，慢慢地踱上臺階，抬頭看見那個豎立着的小小的扁額，「勅建古雞鳴寺」。山門兩側的紅牆上，墨書着「大千世界，不二法門」兩行字。一種娟秀的而又闊大的氣勢，很和協地予人一種美的印象。

這是一座廢寺。走上去却費了我們很長的時間。供着山神土地的殿宇里，門窗都失去了，神像

也有的破碎不完，座前的石香爐里却還有不少香燼，應當是不久以前還有香客來過。我們經過每一個院落，每一條小徑屈折地走上去，很可以領略這古建築物結構的精巧。

因為是這樣一個嚴冬的傍晚，寺里幾乎沒有一個人。自然更沒有品茶的人了。我們走了許久尋找豁蒙樓，始終沒有找到。繞過了寺後的和尚墓塔，還走進掘得深深還十分完整的堡壘，這應當是二十七年冬天戰後的遺跡。這曲折的溝壘真是陰森得可怕，不時還可以發現許多兵士的遺物稻草標語，我們都有一種重過古戰場的感覺。最後在堡壘的頂上向下看時，整個的南京城都在眼底了，前的一所寬廣的建築物的每一個房頂上，都飄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可是上面多了個三角形的小黃條，這就是那一齣醜惡的傀儡戲的演出的地方。

我們揀了路上臺城，疾速地走着，急遽的呼吸乾燥而寒冷的空氣，肺部有着燃燒似的感覺。立在這一片六朝故壘的頂上，不得不油然地使你緬想着古昔。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江天，一片荒寒的白水，疏落地散佈着幾個小洲，在一片夕陽里，無數的水鳥飛起飛落，多荒涼的地方。這時風更緊了，呼呼的吹着，我們坐在平臺上已經頹了的殘壘上，打開了地圖，它像一片金屬似的在風里振動着響。我大聲地叫喊，然而耳朵里只聽到老虎的風聲。

重新站起來，讓勁急的北風，戲弄着我們的衣襟頭髮。我感到自己是一個渺小的人，站在這麼一個古老而空闊的地方。

我們想起了還在下面等着的車夫，不得不離開了臺城走下去。找到了車夫以後，看看地圖上遠

在西隅的掃葉樓，覺得是要有待於它日的重來了。不料車夫都答應了在日落以前趕到，就重新坐上車去。

這時已經是五點鐘左右。車子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巷里穿來穿去，看了那生活在卑陋的屋簷下面的人們時，不禁有着非常親切的感情。這些靠着小本營生餬口的人們。他們的停滯在手工藝時代的技巧：裝池，打鐵，木作；從這些渺小的人們的手里，精緻的雕琢出一些小器具。傳到我們的手里時，使人不缺乏親切之感，不是那些 *Mass Production* 的製成品所可及的。可是恐怕這一些僅存的技藝，也將要慢慢地消滅了。

車子離開了陋巷，又出現在一條寬闊的街上了。我打開地圖看，回頭去告訴 W 這是「隨園」的遺址，這是曾經藏了丁丙善本的龍蟠里，光線越來越暗，路却越來越荒涼了，在路上我們看見了不少牽了馬的兵，看那黃呢軍服，尖尖的帽子，和圓圓的皮槍壳，以為是「皇軍」的巡邏隊，仔細看去，才知道也是一些「同胞」，他們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們這在薄暮時出城去的人，使我們也不禁惴惴然。

最後車子停在一山坡的下面。這時雖然還沒有全黑，太陽都早已落下去了。得了車夫的指示，我們跑向一個寺院的旁門。到了門口才知道門是關着的。門口貼了一個什麼籌備處的條子。我就不管這些上去敲門了。心里卻猜疑着會出來怎樣的一個人物，一個大兵呢，還是一個副官？半天以後才傳來了悠長微弱的聲音。

「誰？」門隨着開開了。一個穿了黑色袈裟的中年的和尚，一隻手豎在胸前。

「二位居士的興緻真好。」我們驚異着在落日孤城里見了這樣的人物，就告訴他我們明天就要離開南京，想用了這匆促的時間看看掃葉樓的意思。

我們被導引着從一道孤懸着的樓梯走上去。走近了一間小樓。這時天色已經完全昏黑了，樓里邊看不見一點東西。只依稀看見四壁都是白墜了的，和掛着許多木刻的楹聯。W走近去仔細看了其中一幅的下款，告訴我這是江亢虎的。我說：「那就不必看了罷。」

我們凭了窗檻下望一片迷濛的莫愁湖。和那一片城堞。從和尚的口里，我們聽到了關於石頭城的許多故事，和勝棋樓也已經傾圮了的消息。他的黯淡的聲音，緩慢地述說着一些興亡的史迹。好像聽見了低迴地讀着的一首挽歌辭。

最後他告訴了我們他的身世，是一個軍人半路出家了的。他訴說着寺里的貧苦，全仗春秋兩季賣茶的收入維持，而現在却是寒冬，難得看見一次游客。我們捐出了一點錢，他感激的收下了，點上了一個燈碗，引我們到他的禪房里去，在暗黃的浮光里，我們走進了一間森寒黑暗的屋子里。他從零亂的壁櫥裏找出了一冊寄售的談金陵古蹟的書相送。還有一幅他自己畫的『蘭草』，並不十分高明。這些我們都已經寄給上海的朋友了。

從掃葉樓出來，我們坐上原來的車子，回到夫子廟前去。車子沿了石頭城的女牆跑着，很久很久，才看見稀疏的燈光。

這正巧是一個三角形，連接了這個城市的三個角落。我們畢竟又從荒涼黑暗裏回到響着歌聲弦管的秦淮河畔了。吃飯的地方是一家很大的館子，一間間白漆木桶隔開了的房間裏多半空着。我們找了一間坐下來以後，先要了一個火盆來烤手。談着這幾小時的游蹤，那個和尚，翻着他送的那一本書。我想到離滬以前所作的一點小小的工作。搜集了不少材料，寫了個以南唐歷史作背景的戲。因為匆促沒有能上演，這時大概還壓在和平村一間房子裏的一堆琴譜下面罷？

吃了點黃酒，走到街上時，從雪亮的電燈光下面的地攤買了黃黃的橘子剝了吃。那裏去呢？去聽聽有名的秦淮的清唱罷。走上了一間樓廳，在進門的「皇軍」處驗了市民證，坐下來看戲了。清唱的那一種姿勢使我很厭惡，想想這就是秦淮河畔，這些商女和這歌聲。又想起了朋友K在一小張報導商情的報紙上編着的一個副刊。那正是「一二八」以後，上海幾乎是萬籟無聲的了。那一張小報上却還經常的有短短的雜文在發表。有一次在記載電影女明星「晉京覲見」的消息之後，附了一句「不禁有煙籠寒水月籠沙之感」，被嗅覺靈敏的吧兒聞到，K就被擠下來的事。坐在這懸滿了「玉潤珠圓」之類的錦額，映着雪亮的燈光，充滿了嘈雜着刺耳的弦管歌聲的茶樓裏，我重複着唐代詩人同樣的感情。

第三天，就要離開這城市了。又是一個嚴寒的天氣。早晨起來到郵局去發了一封航空信。看着地圖，穿過許多窄得幾乎容不下一輛人力車的小巷——其中有一條就是馬衣巷——這裏全是一些狹小的房子，貧苦的人家。巷子的盡頭，有一片池塘，旁邊堆着從各處運來的垃圾。地圖上却標明

着「白鷺洲」，一個雅緻的名字。這冬天的早晨，洲邊上結了不少冰碴，有幾個穿了短短的紅綠棉衣的女孩子，伸着生滿了凍瘡的小手，突了凍紅的小嘴，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調的京戲。從那些顫抖着的生硬的巧腔，勉强的花梢裏，似乎可以聽見師父的響亮的皮鞭子的聲音。

等到這些女孩子的花腔熟練了，就讓她們走到臺上去，用那一種姿式表演，萬一得到什麼人的青睞，成了什麼「總統」「親王」，那麼她的「師父」或「父親」就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財富。這正是一種頗有希望的「行業」，多少人都投資進去，讓他們的——有許多是買來的——小女兒在這寒冷的早晨到這一灣臭水前面來喊嗓子。

這就是秦淮，一個從東晉以來就出名了的出產着美麗的歌女的地方。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

過徐州

在寒夜裏，飛馳在津浦鐵路上的列車裏，躺在舒適的藍色天鵝絨的臥舖上，看一本從一家日本店裏買來的漱石的「我是貓」。聽着有如從書生家的貓公的肚子里發出來似的火車的軌聲，作了個不平安的夢。在昏昏中被W喚醒，去吃東西去。——爲了消耗掉身上賸餘的「軍用手票」這些印着飛鷹圖案的乳黃色道林紙片，一到徐州，就要變成廢紙。在自己的國土上旅行，都好像坐着「國際列車」要穿過兩個敵對的國家的邊境了。這「大東亞共榮圈」里的形形色色，即使是傀儡罷，還得讓它們分開得遠遠的。互相拋着嫉妬的眼神，妾婦的顏色。

穿過列車的聯接處，迎面撲來夾雜着雪花的冷風，森森的一望無邊的陰暗的大陸，列車行進的巨大響聲，這些都隨了車門碰的一聲給關在另一個世界里了。眼前是一片溫暖，燈光，雪白的檯布，花瓶里的鮮花，穿着潔白的制服的下女。

又要在這地獄里的天堂充一次「闊客」了。我們坐在一副檯子上。花瓶里插着紅色的花。計算着我們的錢，向下女要了兩份豐富的晚餐，啤酒，汽水。我和W每人手上都帶了兩三個鑽戒，鑲着紅色藍色的鑽石的。這是離開南京的前一晚，×太太從她的紫絨手飾匣里揀出來托我們戴到徐州

的。實在那個匣子里的東西太易於使人疑惑她會是個「珠寶商人」，這列車上的檢查是那麽嚴，「車掌」的眼睛，賊溜溜的，一開車就注意着旅客的皮箱、行篋、皮包和面色……然而只要戴在手上則可以不管這些，雖然這是女人的飾物。

我開始注意四周的人物。幾乎十分之六的檯子，都坐着「友邦」人士。華人則寥寥無幾。其中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傢伙。頭部光光的，頭髮都斑白了。眼睛也光光的從不離開地看着手里抱着的大皮包，偶爾也瞟人一眼。棗紅色的皮袍，黑直貢呢的馬褂，上襟處露出一塊圓圓的徽章。

另外一桌上坐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是剛從上海玩了一個月回家去的。男的穿着西裝，似乎是小官，什麼警察局隊長之類的人物，女的穿了新裝的黑皮大衣，小模小樣，兩手套在手筒裏。用着不太純正的京腔，瑣碎地自言自語：

「車子怎麼還不到呀！」

「今天十一點要是能趕到徐州，還能到表姐那兒吃一頓夜宵，洗一個澡，舒舒服服的睡一夜」這是那一站呀？要細了點可討厭死了。住旅館你有熟地方沒有？就是趕到大表姐家，人都都睡了，還能喊張媽起來給煮麵吃！」

那男的起初不作聲。等女的繼續的問下去時，就說：

「你那來的那麼些廢話！」

看那樣子，他大概是夠疲倦的了。女的挨了罵，就鼓了嘴喝汽水。

我們對面的一桌坐了三個日本軍官，一個女人和小孩。他們的桌子上零亂地擺了一桌子菜，還有幾瓶太陽啤酒，一大瓶「清酒」。他們互相碰杯，一杯一杯的灌着。後來，兩個軍官站起來，立正。馬刺清脆地響了一下。向另一個軍官和女人微微鞠躬，離開了。

那個軍官還一杯一杯地喝着，臉都紅了。女人抱了小孩子，喂着飯。她穿着紅錦和服，相當清秀，兩條細細的眉毛平平的。帶着每一個日本女人幾乎都有的那一種悲哀的顏色。每逢她丈夫舉起酒杯來時她就憂愁地看一眼，却不說什麼。後來那軍官又舉來杯子了，她嚶嚶地說了一句什麼，男人厭惡地「唔」了一聲，就又灌下一杯去。

舉簾望出去，外面是一片黑色的世界，雪又大起來了。

約莫已經是午夜，那日本軍官喝光了瓶子里最後一滴酒，車子開進了閃爍着燈火的徐州車站。
×太太被接到朋友家去住。我和W就由一個僕人帶了去叩問一家家的旅店。幾乎每一處都遭到了拒絕，那一家家小店的店主人帶着恐慌的眼色，回絕了我們。最後我們被收留在一家旅店的客堂里。這是一個過道，沒有門，北風迅速地吹過，店主人用幾塊板拚起一張舖來。拿了幾床僵硬的，有着奇異的顏色的被來，我們把它們墊在底下。

和我們同房的是一個兵士。他迅速的整理好床舖，喝着從紫泥壺里倒出來褐色的茶汁，還讓我們吃一杯，我們實在已經沒有了談天的興緻。睡下了，把脫下來的大衣、皮袍蓋在身上，任憑北風從領口里鑽進來，這實在是奇妙的境界。我們都當然睡不着，心裏有着莫明其妙的心情，有些惴

備，在刺骨的嚴寒里幻想着會有一個個小生物從棉被里爬到身上來。

第二天我們換了一個地方，一間斗室。一個掛了烏黑色的帳子的床，佔了屋子一半的地方。床邊放着兩顆避寒的夾竹桃。屋里充滿了陰暗，木窗格上糊着毛頭紙。我們非常滿意於這個溫暖的小房間。

我們不想在徐州停留。却不得不等一個熟人送我們到商邱去。我們或可有一兩天閒暇，也許馬上得動身。我們知道了還要拍幾張兩吋的相片，就到一家照像館里去。這裏的照像館似乎還保留了古風，畫着西湖景色的背景、花盆、茶兒，還很珍重的保存着。一個坐着一個跪了的「二我圖」也仍舊被認為非常的藝術的作品。就在照像館裏，我們看見了徐州的「風景集錦」，燕子樓、雲龍山、放鶴亭、快哉亭，這使我們臨時決定了消磨這一天光陰的計劃。

「燕子樓」是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空空的院落，很像一個農家的「場院」，裏邊有幾顆凋落的樹木，兩塊明朝的碑碣，已經有三分之二埋在土裏了。在這院落裏有一座並不古雅的小樓，不過是普通的簡單的單幢廟宇。樓門被鎖了起來，已經許久不許登臨了。我們隨了領導者開了樓門，從腐朽的木梯登樓，這樓上滿地鋪了稻草，四圍的土壁上嵌着幾塊小小的石碣，刻着歷代題詠的詩文。

這裏，我想抄一點白居易的詩序，這恐怕是記載這段淒涼的故事的最古的文獻了：

「徐州故張尚書（建封）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

尙書宴子，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子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卽張仲素續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尙書旣沒，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于今尙在。予愛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其第三首云：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這詩和序的後半，都寫得有一種淒涼的情味。使人讀了惘然。

樓前是一道流水和幾顆柳樹，再出去是一片叢塚。我們從行人踐踏出來的小道穿出，看見一片集市。這時正是陰歷的臘月初旬，集市裏陳列着各色的布疋，銅器。這些全是土製的花布。素樸的花樣，顏色。厚重的質地，穿在身上，也真比輕飄的洋布暖和的多罷？少女的頭上，圍了藍底白花的包頭，罩着個凍得紅紅的臉，黑黑的大大的眼睛，一臉羞澀的憨笑。

亞父塚是一座高高的土堆。W是演過范增的，對這土堆很有興趣。爬上去看，徐州是在一個山圈裏。隴海和津浦路的火車，像玩具似的在山緣蠕動，山腰裏圍着一條灰色的煙帶。

冬天的下午。陰陰的天色。空氣裏含了過多的水蒸汽。我們從密佈着的節孝牌坊裏爬上雲龍山去時，天上已經飄着小雪花了。那許多白玉石的美麗的建築物，上面刻着紅色的「聖旨」。述說着一些悲壯的事迹，這裏幾乎全是女人，她們不是在悲慘的情形中很年青的死去，就是熬了更苦痛的

日子活到老年。我覺得眼前是一部有着美麗的插圖的中國婦女的生活史，上面寫滿了殷紅的字迹。山頂是一座古廟。——放鶴亭就在這裏。從這裏更可以遠望，土黃色的公路，零落的殞堡，一片寂寞荒涼的古戰場。

水滸裏有那麼一首可愛的歌謠：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起舊刀槍。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在這樣冬天的下午，在這樣的地方，沒有遊人，甚至也沒有邏者，如謝皋的在「西臺痛哭記」中所說。我輕輕的背着這首山歌，覺得無端的寂寞。這種感情，也真不是文人的作品如杜牧的那首「折戰沉沙」所可表現的。

院子裏是一片碑林。放鶴亭（其實是一座大殿了）裏有着搨本在出賣。這裏邊却也僅限於山上的碑石，很偶然地我買了一付伊秉綬的對聯和趙子昂的八駿圖。後者是一副石刻。趙氏的畫馬是有名的，我却也看不出有怎樣的佳妙，不過那石刻的作風，却保留着宋元板畫的古樸。離滬前看過「中國版畫史」那裏邊所收却僅限於木刻，至於石刻，如漢武梁祠的畫像，却還不曾見過較詳的輯錄（魯迅的收集還沒有出版）這一幅石刻的拓本，也就更有些可喜了。

從後山下去。下了小半天的雪，薄薄地覆在岩上，路更滑得難走了。這只是一座空山，荒涼的廟宇，剝落了油漆永遠敲不開的廟門，再有就是無名的荒塚。也不是沒有例外。車夫指點給我們看一座華麗的墓園，說是過去的一位官吏替他的老太太修的，當時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人工，似乎

現在還很深刻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裏。然而看了那堆積在綠色的鐵門上的雪花，發着亮光的白色的石頭。一樣的覺得陰寒、寂寞。

這使我想起了「二十四孝」裏記載的一個故事。那個每逢陰雨打雷的晚上就跑去伏在母親墓上的人。想想在那樣墨黑的落着急雨的夜晚。他該不是怕她的母親聽了雷聲害怕，而是想給墓裏的人趕開無邊的寂寞的罷？

我們坐上車到了另外一座花園——快哉亭，現在是市商會。一羣商人佔據着這麼一個「風雅」的地方。曲折的遊廊的小閣子上，掛着一塊塊白色的小木牌，「會計室」，……。蘇東坡的那一篇有名的文章還收集在一些通行的選本裏。我已經忘記了他曾經講過一些什麼話，站在這個寒儉的亭子前面，我實在並沒有什麼快樂。

一個乾涸了的泥塘。幾個人赤了腳從紫黑色的污泥裏，挖出了一些瘦小得十分可憐的藕節。

一家關着門的影戲院。在「警備司令」的虎頭牌旁邊掛着彩色的電影廣告：「王氏四使」。上面畫着穿了黃天霸時代的衣飾的「英雄」和「美人」。

我們徘徊在這破爛的園子裏，找不到一點生氣，好像是留在火山爆發前夕的旁貝古城裏，而這裏又是那麼破爛，遠不及那個世紀末的名城的繁華的千萬分之一。

出了園門，穿過幾個路口，是一條鋪滿了燈光的街。我們走上了一家「吃茶屋的樓廳」。傍晚時，這家「茶屋」的電燈忽然壞了，在一張張小桌上點上了白燭。沒有幾個客人。整個的大廳埋在

黑暗裏。穿了白衣的下女，在憧憧的燭光裏來去。在這裏，我們吃着長久吃不到的煉乳。似乎是又回到上海的霞飛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裏了。只是這裏沒有奶油的糕餅，而祇是豆製的點心。

吃完了飯，在街上慢慢地走着。無意地踱進一家書店裏去。這裏邊全是一些日文的書報。W買了兩套徐州風景的明信片，我買了一捲書卷紙。

我們又回到那一間「斗室」裏了。房裏已經生好了熊熊的炭火。泡好了一壺熱茶，桌上擺着帶回來的風乾的紅棗，綠色的蘿菔，和在臘月二十八晚上用來封住灶王的嘴吧的麥芽糖。

我打開了那個長長的卷子，給上海的朋友們寫信。毛筆在輕輕的和紙上畫着，我述說了在徐州所看見的一些風景、人物，寫滿了三四枚黏好了的紙頁。我寫得那麼快。該有好些故事現在都遺忘了。我已經失去了當時的那一種興緻，回想當時的情形，就更顯出了目前思路的苦澀。在那一封信的末尾，我請求朋友們給好好地保留着它，等將來回去時再看看。天知道它的命運怎樣了，我幾時才能重新整理這一篇在徐州的見聞呢？

W也寫好了明信片。我們封好了信，貼好了郵票，和那兩幅石刻拓片，一冊紅色封面的「我是貓」，都預備第二天托X先生給寄回上海去。明天早晨我們就要離開這裏，我們似乎是在拋棄掉所有的舊東西，走上一條更新奇更有趣的路去。

我走到院子里去。雪已經停了。一天好月色，房簷上的積雪發着碧色的光芒。

十月二十日。

寶雞——廣元

兩年前從上海到內地來，走的是西路。自徐州、商丘、界首、漯河、洛陽而寶雞。這一路雖然並不十分舒適，可是還沒有十分的耽擱。不料到寶雞後，竟發生了旅費的問題。離開上海時，聽信人家的估計，說每人只要兩千元就可以到重慶了，所以我和H、C、S、四個人一其交出了八千元，托人匯至亳州；到亳州後拿到法幣壹萬元，在界首稍買了些東西，因為下雪，在界首漯河都有停留。洛陽的物價特別貴，我們又都是舒服慣了的，抱定了「窮家富路」的格言，在路上不願意太省儉，等到在洛陽上車的時候才發現袋里的錢不多了。已經預定的游玩西安碑林、華清池的計劃也打消了。就一直到了寶雞。

到寶雞時是一個夜里，大約有九十點鐘了。剛剛下過雪，天氣並不十分冷，路上却泥濘得可以。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在路上還遇見了一位E太太，從上海帶了兩個孩子一個女兒到重慶去。從洛陽來我們都是同路的。我們這一個旅行團體的行李相當多，一共載滿了十部黃包車，從車站出來，到寶雞的唯一的一條大街上去。

一路上過慣了小土店，豆油燈的生活，第一個印像就覺得寶雞的電燈亮得可愛。尤其是晚上，

從車站望出來，一條街就像是一條火龍。出站以後，車子在雪泥沒徑的路上拖着，拖着使人清醒的夜風，聞了一陣陣撲鼻的酒香，使我覺得好像是走進一個浪漫的世界里去了。

我們爲了省儉起見就住在青年會。F家住在隔壁的一家旅館里。後來F家的兄弟倆托辭說旅館里環境不好也搬來了。只留下母親妹妹住在旅館里。這弟兄倆都是很可愛的孩子，老二尤其天真。一起玩玩頗不寂寞。

正好趕上過舊年，各路局的車子又非常難找，我們的旅費又成了問題，所以在這小小的山城竟擔擱了十天。

C他們的學校，委托當地的青年會辦理學生內遷的救濟事宜，所以他們在那里等候着補助費。F家等着行里的便車，只有我等在那里是無意義的。連日曾和H設法到一個朋友的哥哥處去借錢得到了頗爲尷尬的結果，後來還是由F太太請朋友證明了我的學生身份，才從青年會的戰區青年救濟的機關內得了一部救濟金，大約有五百元光景，只夠從寶雞到廣元的車票費，行李費還得自己想辦法。結果是由剩下來旅費里先儘我用，等到了成都以後再說，記得交了行李費以後，我是只帶了兩百元上路的。這種冒險的旅行倒還是第一次。

在寶雞的十天真是難過得很。每天吃飯的錢都是由會內暫支，這只有他們三個人可以領到，以三個人的錢供給四個人用，就不得不由C來統制。這時一反沿路的舒服生活，儘量節省，坐到飯館里邊看了菜單估計着要菜，然而還往往出毛病，因爲店里的小賬是不定的，同時米飯饅頭的估價也

不容易準確，有時一頓超過了預算，下次只能各吃一碗麵了事。

除夕的晚上飯店都關了門，E太太特別在青年會訂了一桌菜請我們過年。菜雖然並不好，不過大家吃得都很高興，很有在家過年的味道。老二特別高興，他那稍帶了東北口音的話說得特別多，吃酒紅了臉還躺在母親懷里撒嬌，聽說他有肋膜炎的毛病，到重慶後暫時不念書，在歌樂山養病，始終沒有機會去看他，不知現在已經好了沒有。

寶雞是個山城，臥龍山上有頗大的一座道院，是專員公署的所在地，春節特許民衆進去燒香，我們也去瞻仰了一次。是張三丰的飛昇的地方，張三丰在近代的游俠里的地位相當高，是道家「武當派」的祖師，在河洛關陝一帶的勢力不小，香火也頗興盛。觀里有不少碑文傳說着他的神話，還有許多明初遺碑，風景甚好，尤其是下望寶雞故城和蜿蜒的隴海路，形勢非常險要。山路陡得很，雪後更滑得難走，我們穿了膠底鞋上山，在路上滑倒了兩三次。燒香的人很多，大殿里神龕中張祖師的金臉，在熊熊的燭光香焰中一閃一閃的光景，至今還很清楚地記着。

二月七日的早晨，他們在東嶽廟改成的公路總局內送我上車，八時左右離開寶雞。路上答應記一份日記給他們看，只記到廣元就不會繼續下去了。這是寫在一捲「書卷紙」上的，是經過徐州時在一家日本書店所買。兩年來隨身帶着，總想整理出來，沒有機會。這次請朋友從昆明寄來，紙都已經皺得不成樣子了。重新翻讀，情感已經大變。想想寫這些日記的場所，木造的旅館樓房的八仙桌上，飯館的菜油燈下，格外使人惆悵。就不加改動，保留原來的樣子。（卅四、三、十重抄記）

二月七日

早晨在寶雞登車，和E他們離別，頗感到孤寂。

昨天晚上在青年會，聽了那位幹事的一場鬼話。什麼四川的橘子一角錢可以買一百個；陝西的桑子，到了重慶就要用紅繩拴起挂在店里的櫃台上之類。末了他還警告我們，說車到秦嶺，氣溫突然下降二十度，耳朵會有凍掉的危險。所以特別用圍巾包了頭部，戴了帽子，袖了手坐在車廂里期待着會凍掉耳朵的寒流。不知不覺車子已經是在秦嶺上了。

這的確是一片偉大的山嶺。積雪未消，覆在茶褐色的山頭上，更增加了嚴肅之感。這是極其窮荒的一片山區，幾乎看不到一點人烟，偶爾在山洞里發見一兩個小石竈，里面供着猶惡的神像，看了使人森然，好像又回到原始時代。唐韓愈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小時讀之，並不覺得怎樣。因為那時多半是躺在溫暖的床上，聽父親吟哦。現在回憶，確有淒然之感。韓愈貶潮州，道出秦嶺，以他那樣熱中的人物，中年遭到這樣不如意事，自然滿腹牢騷，充份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了。原詩的末兩句，因為韓湘子的出現，頗有些神祕。試想韓湘突然出現於這雪後的秦嶺之上，神話的意境，的確是相當濃厚的。

車子在山沿上奔馳，常有S形的大轉彎。每一迴顧，土黃色的公路，纏在暗赭色的山石上，好像繫了帶子。幾重山嶺拚在一起，山腰時有山田。更加上野燒過的黑色斑痕，湊成一幅極樸素大方

的圖案。

中午時候車子停在黃牛舖。這是一個狹狹的山道。遠處有一兩家賣吃食的小店。有一個小孩子來賣燒餅。一會就為車上的旅客搶光了。隔座一位老先生拿了十塊錢去讓他到小店里代買十個燒餅，一會，拿來了。我也交給他十塊錢，這一次等了許久還回不來，後來車子開了，燒餅終於沒有拿到。

車子時時拋錨。爬山坡時平均四分鐘就得修理一次。司機在賣弄聰明，而實際並無聰明。結果車到雙石舖即進站修理。大家起始以為還有希望再開，都在站里等候。司機在慢慢地擦油箱，那位老先生去問了一句，却惹起他的火來，被教訓了一頓。大家都說戰時的司機氣餒萬丈，真不虛也。

後來終於宣佈不開了。大家又忙着去找旅館。箱子和行李，從高高的車頂上扔下來。提了行李到店房的途中，吃力之至。因為身上穿了大衣棉袍，皮袍……太多的衣服之故。

住在一家小店的最後面的一間房里，房外面就是山壁，有一個水坑，是山泉的所在。飲水都取給於此。上面還供着神位，燒了香，好像灶王龕一樣。

雙石舖是羣山叢繞的一個小鎮。鎮有一峯突起，頂上有小廟，和兩三株古柏。下車後即想去一看，結果因為看房子之故，未能如願。心想如與日同來，一定先上山去看了，吃飯洗臉倒是次要的事。想到這里也真有些悵惘。

晚飯吃炒肉絲，半斤餅，只十元。便宜之至。又買了些小紅福橘來吃，是漢中的名產。夜覺微寒。是山城氣候的特徵。軍隊在附近休息者甚多。大鍋煮飯，藉草而坐。晚上早睡，聽了同行者的勸告，沒有解舖蓋，這是一路所沒有的事，平常無論如何總是要舒舒服服的來一覺好睡的。

二月八日

早發。在車站門口吃了炸油餅兩枚後即登車。

王漁洋在康熙年間曾奉命典四川鄉試。他的行程，正與今日的路線相合。不過他那時是起早，沒有汽車，不過也自然看得仔細。

今天車過南星，王氏有「南星雨發」一詩載集中；

「驟雨南星迥，秋陰草木風，澗寒傷馬骨，雲落失蠶叢。僭憶公孫帝，危知大禹功。中原何處所，夢落散關東。」

我們的車子爬了兩重山嶺，山上的松柏漸漸地多起來，已經不是秦嶺的那一種窮山惡水了。車到廟台子暫停吃中飯。在車上時即聽見老先生講起留侯祠，所以馬上趕去。出站後經過一段下坡路，經過一個新起的黃色的「寨門」，就到了一條小小的街，街上不少鋪面，飯館，在擁擠的各式店家門面之中，有一個不起眼的門額，有如鄉下的「進士第」，門口照例掛了不少白地黑字的機關

招牌。就是「留侯祠」了。

這一所道院的院落可真不少。禪房幽寂，匾額極多。不過大多是道光時的遺物。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在南花園，房間極清潔，有名勝照片在出售。

向道士問路，一進進的走進去，到了後院。素壁上張了一幅布畫，上面大大小小全是圖章，惡俗之至。旁邊有一個小牌子，寫着禁止遊人蓋章。中國人的好名之癖真是不可及。右面又有一面禁止遊人留題的木牌。可知那素壁上面，本來是有不少詩詞的了，不料白粉一塗，遂令傑作湮滅，更是可惜了。

最後的一進園子里，有幾叢高大的綠竹。院中有磚砌的兩個大魚池，水源源地從龍嘴里吐出來。流水游魚，簡直是江南的光景了。登石階上去，經山上右側有「拜石亭」。再上去就是「授書亭」。是黃石公的神話的典故，這是在一個峯頂上，想想大概不是當日的那麼圯橋罷！亭里面却供着幾位清代官員的祿位牌，真是莫明其妙。從亭上後望，遠遠嶺上的松樹，亭亭的秀麗而翁鬱，再看車站的地方，一條小路夾在兩重高山的中間，真是可愛的地方。希望將來能和M到這兒來避暑一次。

匆匆趕回去，已經搖鈴了。上了車，喘息未定，飯也沒有吃。

車再行，風景更勝。進褒城境，一路都是兩山夾水，河底清楚的鋪滿了石子，上面流着濕濕的綠水，汽車在傍山新開的公路上行駛，行過一條鐵橋，又在對岸的山崖上了。心想富春江上的風光

大概就是如此的罷？在高山絕頂上有一所小白廟，旁邊有着一丈來高的白皮松，直直的幹子，只有頂上有一團綠陰，好像女人們用的小傘。真是美麗的山河。

路上有駱駝羣甚多，是從甘肅運物資來的。

到褒城，站長宣佈休息。看樣子明天是不可能趕到廣元的了。找好了旅館，住在樓上的一間房里，樓房是新蓋的，全體用木材，頗乾淨。房價每天九元，是比雙石鋪又要便宜一倍的了。牆上題詩甚多，題屬有「大官人」，「光身漢」等，茲錄後者一絕：「對窗一朵花，有心去採她。恨無關金券，只好××牠。」蓋皆苦悶之表露，以云加入馮夢龍的山歌，也當是上好的作品。

褒城是周幽王的愛人褒姒的出生地。該是很不壞的地方。進城去看了一下，城小得很，而且大半傾圮了，敗壞的城樓上懸了一口大鐵鐘。是康熙間的製作物。到北門城樓上，有警察宿在那裡，上去一問，本地有什麼名勝，他冷冷的答道：「沒有！」只好走下來。附近有一座碑，是「重修褒城縣記」，正德時物，恐怕已經是最古的遺物了。碑上說是爲了防蜀亂而重修的，想見當時蜀地的不太平和此地的重要。

街上有賣元宵的，五角一枚。較寶雞售一元者尤大，此地物價之低可見。

城外有唱野台子戲的。是三娘教子的後半——雙官誥。推想該是秦腔，但初見時所聽不大一樣，那個該是山西梆子，而這個才是正宗的秦腔歟？

老生的扮相極古樸，表情也有一種「古趣」。的確是過去士大夫類型中正直的人物。小生戴了

一頂王帽，也是京戲中所不經見的。

在一家小飯舖中晚餐。門上的頂批十分別緻——「爆炒矮肉」。

二月九日

司機大概因爲是在初五以前開車，所以不太高興。除了在路上常出些小毛病，早早停車以外，還有不少別的解除寂寞的方法。昨天下午曾在某地帶上來兩位女客，看樣子該是拜年去的，穿得大紅大紫的。今天更有兩位貴客加入——是另一司機和他的新夫人（？）。他們擠着坐在一起，大聲的笑着。後來是坐在後面的人頭頂和車頂接觸了兩次以後，提出了抗議，才算安靜下去的。

車出沔縣，一路平衍。後來到了河渠工程的地方，幾十里遠近全是細細的伏流，一邊是高山，一面則是土坡。汽車則在崗子上行駛着。這樣過了一大段，路又慢慢險峻起來，汽車又在叢山中爬來爬去了。這里的山已經和秦嶺那邊的大兩樣，徧生了松柏。水則是青綠的。鄜道元描寫三峽風景的句子大可以借來一用，「素湍綠潭」，「絕巘怪柏」，都是有的。

車過王丁關。幾道S形的山路爬過以後，從車窗下望，底下有幾條土黃色的帶子繫在山腰上，遠遠的有運貨的馬車在帶子上蠕動，小得像玩具。風景極像趙大年的「秋山行旅圖」。山上有很多梯田，每層都溢滿着水，青苗在水里偃伏着，多肥沃的土壤，

山勢越發險峻了。到了「西秦第一關」的地方。兩面的高山成V字形，澗底是亂石和雜樹。淺

淺的一道伏流，汽車在絕頂的邊緣上爬行，凭窗下望，實在有些心悸。一位同車的軍人說，這實在比潼關還要險得多。

午後到「中子鋪」，車子又停下來。司機宣稱無論如何不能走了。——其實是能走的，不過要油，而司機大抵是視油如命的，那麼，不走似乎是當然的了。

站上還停了一部車子。因為缺了一個螺絲，可以停在這兒已經五天了。那位怕費油的司機就硬從另外一部份折下一個螺絲補在原來地方，讓那山東老司機把他的一批客人開到廣元，於是我們也就成了商品一樣給調在另一部車上了。

這是一部柴油車。發動的時候一定要乘客推上一段路才可以。走起來如同有喘病的母牛一樣，在土黃山路上龜步遲遲的蹭。下坡時使用煞車的聲音聽來怕人，是什麼怪物在發瘧子罷？果然，大概走了五里路，怒吼一聲，停下了。

「買十塊錢燒酒加上罷！」山東老司機說，

大家都笑了。好像都已經練就了樂觀的工夫，無論遇見什麼尷尬的情形，都能加以欣賞，而決不情感激動了。

大家都束手無策，坐在車上。據老司機說，最好的辦法還是回到「中子鋪」去尋救急車。不過這意見沒有被採納。坐在車上乾急。最憤怒的要推一位戴了眼鏡穿了皮袍的大學生和他的兩位女友了。雖然同路了幾天，我們並不認識。不過從他們的稱呼上已經可以知道其中一位胖胖的黑黑的二

十七八的女士的名子是 Rose Marty 另一位較小而戴了眼鏡穿了紅色絨線甲克的叫 Jessy。那位大學生每逢車子停下，必要下來買一點東西，如橘子、燒餅、芝麻糖之類，遠遠的用輕快而優美的步子跑過來，口裏用了鍾情的調子曼聲的喊着 Rose Marty 或 Jessy，一面把燒餅從車欄干邊獻上去。好像羅米歐到窗子邊看柔麗葉的姿勢一般。同時「公主」也極其溫柔的從他手里接下來。還非常不好意思的說：「你不也上來吃點！」男的照例表示無關，又跑出去買別的東西去了。

現在 Rose Marty 就用了所有的惡毒而並不粗俗的話來罵這部車子了。

「真要死了。今天要到不了廣元，誤了車，姐夫又該急死了，真作孽！」

「我的電報在寶雞就發出去了。說十號準到。到車站接不着人，該怎麼辦！」

在這些嬌柔的呻呻的罵聲中，車子又動了一動。馬上大家的注意轉了方向。原來十塊錢燒酒發生了作用。不過還得推一下才成。

大學生提議除了女客外，男客一齊下車來推。我們就都跳下來。這是一條下山路，推了沒多久，車子就動了。我們都願意走，看着那疲倦的破車子喘息着駛下山去。Rose Marty 在窗口揮着她的紅圍巾。

這裡的風景是偉大的。一團亂山中間是一個大大的夾谷。公路就是利用人力在山上生鑿出來的。谷河里面有河流，有田壩，還有一所小房子，整齊的擺在中間，在流水叢樹的中間，安靜，空曠，好像沒有人住在里面。

在兩個山壩間跨着一座危橋。有一個鄉下女孩子在上面賣柿餅。一塊錢可以買四串，她拿了印得十分精緻的新鈔票放在袋子里，時露出天真的喜悅來。雖然穿了已經洗得發白的粗藍布衣服，赤了脚穿着草鞋，頭上蒙了藍花布，可是美得很。

它已經是黃昏了。紅日只剩下半在遠山的缺口處，谷裏染遍了女孩子臉龐上一樣的晚霞。我們又坐上車子，沒有一會就到了「朝天關」，已經黑下來了。

這是入四川的一個險隘，離廣元只有三四小時的路程。小小的街市上並無正式的棧房，我們分散的幾家兼營旅舍的民家裏去。房子是漆黑的。頂上的木板鋪着稻草，客人就宿在這里。主人是兩夫婦，商量請他們代做晚飯。

Rose MARY 繙了眉頭說：

「請您給炒兩個鷄子罷！」她大概覺得鷄蛋最簡單而乾淨，同時也不太貴。我們就坐下來等吃晚飯。主人用稻草燒起竈來，滿屋裏都是煙。

等了很久，菜端上來。却是一大隻封鷄。向他爲什麼沒有做鷄蛋，他說：

「你們不是要吃鷄子嗎！」原來這已是四川了。

坐下來吃鷄。不料第一筷子就給辣翻了。我猜那大概是用辣末淹起來再風乾了的。只好走出去，呼吸晚風，到昏昏燈火的攤頭上去吃了一碗元宵。舌頭還是木強着的。回來時看見一隻封鷄，都已經差不多吃光了。

二月十日

早晨七時餘動身。

今天車子走得相當平穩，沒有出過什麼毛病，心裏也比較安定，離開廣元僅有幾十公里，無論如何，大抵總可以不成問題的了。

走過千佛巖，這裏的佛像大都塗了紅色，雕法極古樸，沿山崖幾乎全是，聽說造路時曾用炸藥炸毀了若干，對於古藝術品如此處置，令人惘然。想起七年前到雲崗的時候，看到的那些沒有了腦袋的佛；和在古董鋪里看見的一個孤零零的佛，覺得這都是頗殘忍的事。

車子雖然慢慢的走，可是也不可能仔細看一下這些殘佛，一時進了公路局的車站。這裏的車站的規模相當宏偉，大概因為是終點站的原故。

拿了在寶鷄拿到的一封信，到內地會去看一位牧師。他是美國人，不過中國話說得非常好。當時在他的一所頗不錯的四合瓦房住宅中，開了兩間客房，讓我們搬行李進去。這是一間頗大的客房，窗子都沒有了。那位大學生在僕人處得到了情報，說前天還失落了東西，所以情願搬到一間小小黑黑的門房里去，我也搬在他們的隔壁。還是睡在稻草上，把行李整理了一下走出門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傢伙，Rose Marty 已經在炒鷄蛋了。

走到街上去看，頭一個印像是茶館多得出奇，每一個茶館里都滿滿的坐了躺了悠閒的人們。抽

着竹製的水煙袋或旱煙袋，喝着沱茶。

吃完飯到公路局去問車，據說預定票位已經到了下月中旬，而行車的日期又沒有一定，看樣子是非做「黃魚」不可了。

這個小小的城的前面是一條河，青綠的河水上面有不少竹筏子，我從一條竹橋上走過去，橋頭微微的在抖，過了河以後回頭看看這小城，好像在亳州時所見的情景一樣。沿了石路走上去，走到遠遠的公路站口，問了一下搭車方法。承一位先生指引說前面不遠處有一家茶館，裏面可以問關於買「黃魚」票的辦法。

這是一個簡單的茶館，一座草草蓋起來的房子，門口放了幾張桌椅。我要了一碗茶，坐在黃桷樹下面的矮凳上，聽老板說到成都去的商車，大約全要在這裏停車檢查後順便兜攬幾個「黃魚」，他可以拍胸膛說沒有問題，什麼時候要走，祇要把行李搬來就是了。

我靜靜的吃茶，看前面遠遠的一縷淡藍色的遠山，頗有些悠然。心里總算已經放下來了，雖然交了「黃魚」票價以後，身邊還只有幾十元，如果車子不出毛病，兩天後可以到成都，總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

我靜靜的欣賞這野店吃茶的風趣，在過去所沒有試過的一種特異的方式。廣元聽說是武則天的故鄉，腦子里又回憶着從筆記小說里看來的她的種種事迹，覺得她在看了駱賓王的「討武氏檄」以後只微微一笑說「有才如此而不用，宰相之過也。」的手段，實在是頗可佩服的。

成都散記

關於成都，我最初的記憶是從幾位唐朝詩人的詩句裏得來的。杜甫晚年曾經在這里流寓過一個不短的時期。他住在敵人嚴武的軍中。等到嚴武一死，他就只好再流浪，流浪，不久就客死在耒陽。在這位大偉人的晚年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什麼光與色，除了那一種重重地壓在人心上的衰頹的氣氛。

其次就是那一位中國的堂驢(Donkey)，晚唐的詩人李商隱，也在詩歌里贊頌了成都。出現在他的詩里的是美酒，當爐的廚娘，和妓女。這使我想起他生活着的時代，中原正是在大亂之後，然而在「蜀」這一隅，還是「昇平的世界」。當時的人們所尋求的，除了鮮豔的肉和芳醇的酒以外，似乎就更沒有什麼了。「美酒成都堪送老」，他是預備在酒的麻醉中過了這一生的。

當我所搭的載重汽車從駟馬橋駛進成都以後，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了。先是遠遠的就已經望見了隱在燈霧里的迷離的城市。在經過了兩三小時的夜裏行駛以後，心裏是早就盼望著早早趕到了的。我站在卡車的前面，迎着早春的夜風，望着愈駛愈近的佈滿了華燈的街道，心里微微的感到了一些溫暖，覺得是走進晚唐詩句裏來了。

在車上時就已經受到了兩位住在成都的商人善意的警告，說成都的旅館是常常沒有空房間的。擔心着會有露宿的危險，所以車一停就跳上了黃包車。看那黃包車夫的行動真是悠閒得很，不過才兩個轉灣，就已經到了預先打聽了來的那一家旅館的門口，在最熱鬧的春熙路上。

僥倖我被接待到一間最後空着的樓上的房間里。這旅館的佈置和北平的舊式旅館差不多，一進門是一個狹狹長長的過道，里邊是一個大的天井，四周環繞着客房。我的房間在里邊的第二進裏，天井裏種了兩顆大芭蕉，當我走出我的房間憑倚在闌干邊上的時候，正好摩着它的大而綠的葉子。

安放了行李，洗了臉，我就又走到街上來了。正在旅館對面是一家茶樓，窗子開着，裏邊坐滿了茶客，還有着急促的弦管的聲音。我看他們一面品茗一面聽歌的姿態真是悠閒得很，然而我却不想走上樓去。因為我不願再看到那些歌女的姿態。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已經厭惡了這個。記得八九歲時隨了大人到北方特有的「茶樓」里去，看見壺前拉了一條繩子，一個個豔裝的女人，側了身子，一隻手扶了那根繩子，在努力的喊出自如的腔調來，兩眼總是飄着兩邊樓上的什麼地方。這種姿態很使我不高興，從此就不再走進那種茶樓里邊去。成都的清唱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中國究竟是一個廣大的國家，雖然地方隔了那麼遠，我恐怕真會有類似的情形。倒還不如讓我在街上踱着聽着這悠揚的弦管，想像着這些風雅的人們在過着「燕子箋」「桃花扇」時代的那種生活的好罷。

街上的人還是那麼多，可是商店都已經在上門板了。燈光漸漸的隱了下去，後來只剩下一個賣

甜食的担子的油燈還在閃爍。那是一個老人，稀疏的白髮，乾淨的青布棉襖，勤快的煮着那些甜甜的「吃的」。左面的擔子上一排排着十九個碗，裏邊泡着蓮米、西米、青梅、銀耳……他的兩隻手熟練的從裏邊舀出蓮米來，倒在左邊的一個小銅鍋子里去。放好了水，蓋上蓋子，一個垂了雙髻的女孩子替他抽着風箱。一會兒，他又開鍋子，加兩勺糖，再蓋上，添兩塊枯枝，湯就開了。倒在小瓷碗里，加上一枚有着長長的柄的小銅調羹。我坐在暗暗的燈光里吃了一碗，默想着過去在那兒看過的一張宋人畫圖，「貨郎圖」。那小車兒的裝置就十分像眼前這一付。多麼齊全地安放着那些小巧可也是必要的材料。這個老人和他的小孫女——應當是罷——是多麼平安多麼和協的操作着。

我慢慢地吃完了蓮子湯，胃里充滿了溫暖，慢慢地走回去。回頭看看，小攤子的燈火還在寒風里搖曳，這時街上的人更少了。我想該不會更有什麼主顧了罷？

由於疲倦，回來後就上床睡了

夜裏十一點多鐘，忽然爲一種歌聲驚醒。這是一個女人的歌聲，另由一男人用胡琴和着。歌聲非常激越淒涼。從直覺裏覺得該是「鳳陽歌」之類，是流浪人的歌聲。胡琴的調子單調地迴復着，女的自己還拍了板，更增加了音節上的淒切，我努力想聽出她的詞句來，可是終於聽不出。

一時在枕上想到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值得悲哀的事情。

我記起了一個月前過的那些無聊日子，那時我看過的那一齣戲，和在戲裏扮作護士的一個女孩

子，她那搖搖的身段，雪白的素服，小小的加了黑邊的白帽子，和那帽簷下面的甜甜的眉眼。

當時她給了我一種悲哀的感覺。路上我時時想起這影子，在南京朱雀路的晚上曾經想起來過，現在就又想起來了。這幾乎已經成爲一種象徵，使我每逢感到憂鬱寂寞時要歸結於「悲哀」。這使我看人間的風景時失去了顏色，我想我們真不該有那麼「一面之緣」。

我在成都的第二個早晨是一個難得的晴天，有着淡黃色日光的晴天。很早我就已經醒來了。算了口袋裏只剩下僅夠吃一頓簡單的早點的錢，我不得不去到一个學校裏去找一個舊日的朋友，有沒有把握可也完全不能一定。那學校在成都的西南角上，學生則全部住在文廟裏邊。當我踏進那朱紅漆的大門以後正巧遇見了T，我們已經有六年沒有見面了，然而一見却還能認得。從我們的衣服上看來，他似乎比我還窘，可是他究竟招待了我這個遠道的朋友吃了一頓早點，用掉了他才拿到的一點救濟金，這筆錢他是要用來維持一個月的。

得了T的引導，我在一個外國牧師那裏拿到了一筆「旅費」，這點錢用來買車票到重慶是不夠的，我還得等候了隨後來的朋友，自己先用這筆錢來看看這個城市了。

在一個下着小雨的下午，我踱進了武侯祠。

在紅漆剝落的山門上掛着准許民衆公開遊覽的牌示。因爲這裏是駐了軍隊的。這使我想起了在百花潭的門口徘徊着，終於不得進去；同時想瞻仰一下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草堂的理想也失望了。這一種遊山玩水的興緻，現在似乎已經沒有那麼濃厚了。可是當時却的確是因爲得以踏進這個古柏參

天的院子而欣喜着的。

這些蒼翠槎枿的樹木，在杜甫的詩裏就已經出現過的了。是不是天寶以來的遺物呢，這我無從知道，然而它們的確給這所廟宇增添了陰森的古味。古柏叢中散布着一些賣麵食的蓆棚，雨後零落的樣子蕪穢得很。有兩座唐碑在碑亭里，這恐怕是文獻足徵的最古的遺物了罷？

再進去是漢昭烈帝的正殿。兩廡里塑着蜀漢的文武官僚。大概是很近的塑物，也實在不大高明。我看那大概是以三國演義爲藍本的。五虎將的神態幾乎完全一樣，除了黃忠特有的白鬚子以外，如果沒有刻了名位事蹟的牌子，我幾乎分別不出他們的名字。

昭烈帝的塑像在正殿裏，左右有關張陪祀着。在角隅裏還有着北地王劉諶的塑像。可是怎麼也找不到那位樂不思蜀的阿斗。祀其子而誅其父，這在中國的舊禮教上講起來，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事，然而在這裏也就可以看出一點人心取捨的標準來，「三國志」引「漢晉春秋」曰：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

這在民間戲曲裏卽是有名的「哭祖廟」。這裏的祖廟不知是不是現在的武侯祠，因爲廟門本來是還題着「漢昭烈祠」的。

最後一進是武侯的享殿。武侯的塑像全作道家裝。這應該是三國演義的功勞。把諸葛亮在民衆

的眼裏提高到神的地位，與呂洞賓成了一流人物。其實他本來是一位儒家，從隱逸的地位走出來，想藉了蜀漢做一些事。雖然「羽扇綸巾」，宋朝的蘇軾就已經這麼說過；後來魏晉人的服履風度，我想也應當從他那裏受到相當的影響。

這裏也照例有着「靈籤」，由道士管理着。我也求了一根，花了一塊錢從旁邊買到一張批詞。現在已經忘了上邊所說的語句，不過只記得裏邊說的是吉祥的話而已。

從武侯的享殿走出來，到隔壁昭烈帝衣冠塚去，要經過一個水閣的小院，那裏也有賣茶賣酒的。小院後面有一段短短的彎曲的圍牆，牆後面全是碗口粗細的大竹子。地方非常幽靜，使人想着古時的隱士，芒鞋竹杖，在這樣的院落裏徘徊。

在如霧的細雨中我走出了「丞相祠堂」。

我坐了黃包車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走着。經過了有名的「萬里橋」；三國時費禕使吳，對送行人說：「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從此就開始了他的窮年累月的長途。那塊萬里橋的石碣，上面貼滿了紅紅綠綠的什麼堂之類的廣告紙。那有名的錦江，也祇剩下了淺淺的伏流，水的顏色也變黑了，可以和南京秦淮比美了。

小時候有由「警世通言」改編過來的「今古奇觀」，深深的沉醉到那美麗的故事裏去。在「女秀才移花接木」那一章的序幕裏，知道了薛濤的故事，和她那有名的「五色箋」。我曾經走遍了祠堂街、玉帶橋和其餘有名的幾條文化街，想在南紙店裏買點箋紙，而帶回來的却只是失望。他們所

有的只是一些刻着粗糙的人物山水畫的信紙和已經成了寶貝的洋紙的美麗箋之類，這和北平的本紙店裏可復刻的「十竹齋箋譜」一比，就不禁使人歎着風流的歇絕了。

一切舊的漸漸毀滅下去，新的堅實的工業文化還沒有影子，成都却已漸染上了濃厚的淺薄的商業色彩，成爲洋貨的集散地，和一些有錢和有閒者消費的場所。在這裏，我對那還多少保持了古代寫文化的成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一切深深的有着依戀的心情。

我去望江樓的那一天，也是一個陰晦的日子。

像江南所有的花園一樣，一進門就是夾道的翠竹，和鋪了石子的小徑。只轉了一個灣就可以看到那塊題着「薛濤井」的石碣了。這塊碑雖然不過是漢朝的東西，那井還應當是唐代的遺址罷？

這園子裏全部的建築都是同光時代的遺物。崇麗閣的閣門是鎖着的。那高大古老的建築裏鎖了一樓陰黯。我試着去推一下那上了鎖的樓門，它發出了奇怪的聲音來，從雕着精細花紋的木格子裏看去，那一層層的木製樓梯上，鋪滿了灰塵。蝙蝠和燕子在這裏找到了它們最好的巢居。

我在「吟詩樓」上坐下來休息。樓前面是一株只剩下了枯條的衰柳，錦江裏的水淺得幾乎已經可以見底了，對面是一片黑色的房子，使人感到了非常的壓迫。

在迴廊的另一面有着薛濤的石刻小像，在上面敘述着她一生的事蹟。這使我記起了那頗爲浪漫的故事。那是說事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出了「梧桐」的詩題，她就作了「枝迎南北馬，葉送往來風」的句子。根據了這個，她的父親就斷定了她未來的飄零的身世。這故事雖然浪漫，然而那真

實性也就非常可疑了。這無疑的是傳統的試帖詩的表現法。如果是出諸名公鉅卿之口，就該說梧桐是棟梁之材一類的話了。

在這樣的地方，照例是要有數不清的對聯和題額的。也照例都是一些賦得名手的傑作。不過這裏邊也還有可愛的對聯。現在我還可以清楚地記來的是胡憲的一聯：

「獨坐黃昏誰是伴

怎教紅粉不成灰」

我徘徊在這充滿了陰黯的園亭中，深深地感到了美人遇暮的哀憐。

最後他們究竟來了。當一天我在街上回來以後，打開我的房間的門，在舖滿了可愛的金黃色的日光的桌子上，我看見了他們給我的便條。

我已經決定要在後天離開成都了。我們就計劃着怎樣消磨這最後的一天。我們到新西門外邊騎小川馬到草堂寺去。川馬小得和驢差不多，騎在上面顛得很不舒服。每一匹馬有一個馬夫牽着，他很愛惜他的馬，不肯使牠馳。我們騎在馬背上，得得地踏上了石橋，覽着充滿了古風的兩旁的店舖和風物，頗有點買上人在驢背上的境界了。

經過了百花潭，青羊宮，我們走上了一條田壩間的便道，馬夫開始讓他的小馬跑着，這時我回憶起來在歸綏騎蒙古馬到昭君臺去的事，覺得可笑，而同時也頗有遼遠之感，這實在已經是六年前的舊事了。

草堂寺埋在一叢荒穢裏，那有着飛簷的亭閣，已經剝落得不成樣子，使人想起水滸傳裏敘述魯智深走進瓦宮寺裏去的情景。這裏就連那煮粟米粥吃的老和尚也找不到。埋在荒草裏的墓塔的石碑上生滿了綠色的苔痕，石壁上的浮雕也都蓋滿了泥污，我們終究離開了這無人的古寺，又騎在那小川馬的背上去了。

下午我們去過了一種完全異樣的生活，坐在一家據「指南」裏說是正宗的川戲的劇院裏。當我走進這木造的大廳以後，很快的使我恢復了十幾年前在北京聽戲時的印象，雖然這印象已經是那麽淡，淡，幾乎已經沒有了些微的痕迹。不過當我一坐上那窄得像一條木棍似的凳子上，堂倌隨即送過一壺茶，而且把包茶葉的紙繫在茶壺蓋上以後，我的深深的埋藏着的記憶，又忽然活動起來。好像又已經坐在那已經有了幾十百年歷史的戲樓里，望着那曾經歌舞過多少名優，演出過各色戲曲，徽腔皮簧的舞台出神了。

這舞台還保持着它古昔的風味，在電燈旁邊還驕傲地排着兩盞煤氣燈，它們發出的光也的確要比淡黃色的電燈要亮得多。

關於川戲，我的知識是很淺薄的。它似乎與皮簧不無關係，因為有許多調子的名稱是一樣的。關於它的流變，考查起來，應當是頗有趣味的。不過現在我僅是以一個「素人」的資格，來領略一種新的聲光色的印象而已。

每一齣川戲差不多都有一個頗美麗的名字。很像花曲裏的折名。其中有一齣是述說妲己和文王

的兒子伯邑考的故事的。那女主角利用了繁複的動作刻劃她的心理的變化，有不少美麗的身段。這實在是一種發展得很完整的歌劇。

最後的一齣戲是宋末的崖山之役，陸秀夫背了幼帝赴海的故事。這齣戲裏有不少戰事的場面，更在不少描寫民衆流離的地方。在這裏充份地表現着川戲在音樂上的特色，主角唱過一句以後，就有和音起於舞台的四周。更夾雜着一種叫做「海螺」的管樂聲，激越，悲涼，流亡的民衆的無告的神色，被無情地如實地寫出了。

四川是從古以來就常有戰亂發生的地方，這悲苦的經驗被寫進戲劇裏，音樂裏，如此深刻，如此廣泛的活在每一個蜀人的歌音裏，成爲一種悲哀的調子。這使我聯想起那啼血的子規，和江上的櫓聲，船夫的歌聲，覺得這些似乎是發自同一的源泉，同一的悲哀的源泉。

第二天我就離開了這個城市，丁送我到車站去。那是一個叫做「牛市口」的地方。這一次是客車了，我被安置在車子中間的座位上，沒有左右前後動轉的自由，可是在駛過蠶叢的蜀道時，却必然地會有與車蓬來接觸的機緣。然而我究竟安心多了。車窗外雖然又是陰沉沉的天色，却不必憂愁再重逢被雨打得透濕的那一種不愉快的經驗。

音塵

跋涉了千山萬水，到底來到了水碧山青的蜀——古時稱作巴子國的地方。關於「巴」，在古書裏似乎可以尋到不少故實，也都很容易引起人的感傷的。平常人常說三巴，這里到底是那一巴，還弄不清楚。總之。一定是其中之一了。李白詩：「早晚下三巴，欲將書報家。」我記得才下車就已經發過一封家信的了。不過什麼時候才可以傳到迢迢遠人的手裏呢？誰知道。李商隱詩，「巴山夜雨漲秋池，」不錯，昨天晚上正下過了一夜雨，可惜在我住的房子裏是聽不到雨聲的。僅在今天早晨起來以後，看了門口潤濕的路，知道是曾經夜雨過的罷了。時節雖非秋令，不過在這天之涯水之角的地方，經過一夜的雨，晚風吹在身上，的確也有了一點涼意。更何況遙遙隔岸的水紋，正漲上了斷岸殘岩的舊痕。……

幾千里的旅程終止了以後，不禁感到了一種鬆弛，同時也引起了另一種興奮。說來可笑，這次動身之前，在翻着李商隱的集子時，偶然看見了這樣一句詩，「年少因何有旅愁。」好像正是爲我這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說的，於是感到了一種喜悅，就高高興興的上路了。不消說，當時是還存着一番「雄心壯志」的，初意却也並不在什麼「卜肆」與「酒爐」，雖然說浣花溪紙也是要訪求的一

個對象。不料事實遠離了理想，投奔「故人」，遭逢了冷落；去找尋舊巢呢，又被否認了資格。只好在這斜風細雨的早春之晨，蹣跚地夾了衣物，跑到了江邊，又正巧遇到船開了。最後是坐在江邊茶館靠外的一幅座頭上，要了二兩酒，慢慢嚼着並不十分甜的黑芝麻糖。

往常每每憾惜着自己沒有瑰奇的想像，誰知就是這並不瑰奇的理想，也還遭逢了覆敗。心想，這世界該是個十分奇特的所在。於是又記起了一個朋友從遠方寄來的信上所說：

「世界好像充滿了錯誤，我們自己就是錯誤的子孫。」

想了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地方，焉得而不感到 *unheimlich*。世界上的事，應當沒有比把熾紅的鐵浸入冷水更殘酷了的罷，可是鐵匠的默默地這樣做着，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還是回頭來看看江水罷。

自從汽車駛過褒城以後，水的顏色就由墨黑變成淺綠了。一個個小艇在碧色的漣漪上飄着，真是有如一葉呀！對岸的山層，覆着一行行的嫩綠。淺黃色的公路，好像是一條束在山腰間的帶子。岸邊的水成岩，露着深深淺淺的水痕。深黑淺灰，編成了奇突的筆觸，斧削的殘迹。作為背景的遠山是黛色的。扁而蠻的一痕，是美人臉上的蛾眉罷？

環境是靜了的。除了當爐的老板娘的笑語聲，這處酒店里吃酒人的猜拳聲以外，就再沒有什麼響動了。這世界是多麼空虛，我期待着一縷從水那面飄來的幽寫的簫聲，好把這環境襯得更其淒其。忽然在水面上傳來了一股應和着櫓聲的船夫的歌聲。音調是那麽低黯，那麽淒涼。十幾個人分

成兩排站在船的兩側，用同樣的旋律搖着櫓，唱着歌。這樣的一幅圖畫，看了却總不能使我聯想到「龍舟競渡」來。不，完全沒有那一種活躍的競爭的氣氛。使我想起的倒是從那里看來的那被桎了腳的船上的囚犯們的一幅圖畫，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意志的。這是一種述說咏歎自己命運的聲音，永遠不會消失的悲哀的聲音。

我檢起了手邊的一冊詩集。就在這集子的附錄里有着一篇題作「尺八夜」的散文，里邊引了一段永井荷風的話：

「嗚呼。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爲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雪夜面的紙燈，「寂寞地停留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木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帶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歎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

離瀘之前，朋友S爲我餞行，在燈火管制的一角市樓里寂寞地吃着飯。平時免不了有說有笑的，這時却只是嚴肅地相對。只說着算是「臨別贈言」的話，勸我不可再浪漫下去，他這話是很正經地說的，我衷心的感謝着。却不能說什麼，只在心里迴覆地想着「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的詩句。

我們走下市樓。雖然才不過七點半鐘，離S去L戲院上戲還早，街上却已經僅有寥落的行人和蕭疏的燈火了。S慢慢的念着上面的那一段話，沉重得很。我現在彷彿還聽見S的嗟歎聲。

昨夜和L在這萬山叢繞中的一片石塘邊小坐。看着他的惘惘的眸子，於極靜中却感到了心潮的起伏。真是「心事如潮不自持」呀，這我曾經拿來嘲笑過S的一句話，後來爲着好玩，就又湊成了一首全詩。里邊有一聯是：

「爲愛湖山成小別，豈堪風雨餞春遲。」

這自然是有一種「典故」的。現在想了當時的心情，真不免覺得有望可笑了。然而這一種寂寞之感，倒也不是沒有理由的。我想起了我曾經消磨過不少黃昏的那個劇場的後臺，那些Green Room里的電燈才真是亮，亮得人想睡覺。散場以後，一個個女優都下了臺。窄窄的舞台入口處擠滿了人。我看見適才扮着仙女的那個女孩子，她的搽了粉的臉和頭部胸部，黑漆黏成似的睫毛下面，掩藏着的淺黑色的眸子閃爍着，飄然消逝在化裝室裏了。

Green Room 裏的無線電寂寞地奏着悲哀的調子。女孩子們蹣跚地起舞，似乎可以聽見從那紅嘴唇角溜下來的笑聲，掉在地上碎了。看着那穿了素服的纖纖的身段，搖搖地，不禁微微地引起了點傷感。兩個月以前，我的感情粗燥得快不能使這些景緻在我心裏生根。可是時間能使人變窄，我漸漸熟習於到這裏來享受一份寂寞，從明眸，笑語下面領略一份寂寞。這終於變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份。雖然在施捨者是不自知的。正如在枝頭嘯着的鳥，曉風裏搖曳的柔條，一切可以稱做美的事物；都不是自明的，都有待於領受，解釋，才能有一種意義。

我終究不過僅僅止步於欣賞，也許是留給我的時間太匆促了。

在落滿了法國梧桐葉子的人行道上，我拾起了一支燃着的捲烟，在尾部染着淺淺的口紅的，我又讓它睡在落葉裏去冒着藍烟去了。

月明如水，樓影參差，幽靜的路上絕少行人。高樓的窗子里掩映着紅紗燈光，散佈着一點溫馨。在這幽悄的環境中。我喜歡在這樣的晚上一個人走回家去。

我終於對這地方有了更深的留戀。這種感情是在很短的時間里生長起來的。在一個冬天的下午，我獨自在舖滿了陽光的工路上散步的時候，忽然動念要寫一篇文章，來解釋我近來的情感。我想死了不少光景的閃爍，音響的安置，題目也想好了，「閒情」，然而却苦於未着一字。

等到寂寞將要從我的心里溢出來的時候，就想着飄然遠引了。終於在一個黑夜里，接受了一個微笑以後，讓一輛銀色的車子，載着我離開了那個地方。

從此一切都漸漸地遼遠了，真的很遼遠了。如果不是今天在江邊一個人默想，我幾乎沒有重複這些回憶的機會，這正可證明我的感情又恢復了原來的粗糙。……

這是兩月前寫的一篇小文。當時本來想寫幾篇紀行的文字，這一篇就等是「代跋」。後來遇到同來的W，我說希望將來能重過一下過去的生活，不料他却冷冷地回答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了。我當時頗感到惘然。文章的興緻也淡了下去。今天忽然又有興緻重加整理，寫定。等是對我想寫的幾篇文章和想過的生活的遙遙的期待。

三月二十五日寫

六月十七夜重改。

江上雜記

一

××：很久沒有寫信原因很多。除了忙以外，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也是一個大原因。你恐怕不能想像我們這裡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唯一的特點是「亂」，似乎比你們那間客廳還要亂一點。和我同房間的是幾個××人，對於××人老實說，我一向是並無惡感的。可是不知如何，這次似乎又是例外。我無法描寫他們的一舉一動，因為這幾乎都是言語道斷的。這幾位之中最風雅的一位是被稱為詩人的。每天用了湘鄉曾文正公的調子念詩，念他祖父和他自己的傑作。過去曾在「一本什麼書」上讀過，一位德國老教授在游歷中國時住在旅館里，整日為嘈雜的人聲吵得睡不着覺，雖然用了棉絮塞了耳朵可是終於沒有用。我現在不敢自誇，修養的功力是遠較那位德國老教授為深的。在旅館里，人聲鼎沸的旅館里，我照樣能提筆寫東西。然而對於這位詩人的吟詩，和其他幾位的高談闊論却實在沒有抵抗的能力。因此可以推知，我自己的房間對我的意義不過是旅館，這似乎與古人有點相近了。李白說天地是萬物之逆旅，這是達人之言，吾輩豈敢妄攀。然而事實總是事實，我現在所採取的，正是達人的行徑。這實在是「乏善足陳」中「聊堪告慰」的。

元旦日去南溫泉，道經土橋，在那依山帶水的一條狹狹的街里，看見一個茶館，非常喜歡。可惜匆匆未能久坐。今天吃完飯，帶了紙筆渡江，去找尋上次坐過的那個地方。領路一點悠閒，寫一封信，然而，多巧呢，我趕上了市集。在這個小鎮唯一的一條街上，擠滿了人們，手里拿着煙葉子，嘴里啣着長長的木桿煙袋的人們。這煙管是用一根長長的生滿了骨突的樹枝作成的。上面漆了黑亮的漆，鑲了雪白的銅烟嘴的。你看我多狼狽，手里拿了兩個大大的廣柑，另外一包書，手套，沒有地方坐。這時候前面一付座頭上演了一齣小戲，一個年青些的正和一位生了山羊胡子的老者在「揖讓」。——這裡我想補說一點關於本地人的禮貌的說明。有一次我獨坐一副座頭，光臨了兩位不相識的人物。他們開始用四川話向我圍攻了，看姿態又並非尋釁。我是莫明其妙地惴惴然，後來才知道他們兩位是想要請我坐在高處的——等他們坐定以後開始叫茶，向一個駝背的小孩子——其實未必年青了——買紙烟，這個矮小的駝背後生，頭上戴了一頂絨線帽子，手里托着箕斗，里邊放着花花綠綠各式紙烟和一些葵花子。不知怎樣一來，他們忽然爭執起來了。大概是那位買紙煙的還了價，歪戴灰線帽的駝子就用了種種的話來譏刺他們。可惜我聽不懂他們的話，從駝子不屑的臉上，看，大概是非常精彩的。末了那位還價的從腰里掏出一疊票子來，放在桌上，表示並非買不起，駝子也從懷里摸出了一捲，比那位的還要厚一些，這一幕爭執延長了十幾分鐘，茶房走過來，駝子向他訴說了情形的始末，斜眼茶房在他箕斗里抓了幾個瓜子扔在嘴里，笑笑推駝子出去了。

我的寫信的計劃，不用說，是完全失敗了的。我看了一眼這個可愛的茶館，現在是埋在一片喧

叢里，只好走出去，我想等我再找到一個安靜點的地方時，再給你描寫一下這個可愛的茶館風光。

好！現在我是坐在另外一個茶館里，雖然並不怎麼清靜，然而寫字總還是可以的。

這個可愛的茶館其實可以說是一個茶樓。因為後面即是深深的河流，遠遠地可以看見一角瀑布，瀑布從遠山上懸下來，好像幾幅珠簾。懸崖上面是幾株黃桷樹，河流從遠遠的地方流來，流過淺淺的沙灘，石板橋下面的石壑，等到經過茶樓下面時，已經是看不出流動痕迹的伏流了。河邊有幾個洗衣服的女人，跪在那里，在天然的砧石上洗衣服，我不禁想起一句戲詞來，「青山綠水難描畫，」因為這水實在是綠，長長的水草搖動着，好像如雲的鬢髮在風里飄拂。茶樓的闌干是弓形的，塗了黑色，有着簡單的圖案花，對面是一片萬字窗格子，上面糊了毛編紙，闌干上面擺了幾盆蘭花，正開着。也許是新看了故宮畫展的馬湘蘭的畫的關係罷，對這幾盆蘭花特別喜歡，好像是把那幾幅「月嬌馬守真製」的着色蘭花搬到這里來了似的。幾片雪白的花瓣里邊夾雜了幾點黃蕊，我摘了一朵夾在書里，過了幾天，一翻書就有一股噴鼻的淡香。

我在茶館對過的酒店里吃過一次酒——大麪。大麪是可愛的，我特別喜歡它那爽脆的風味。吃完了飯時就有些暈暈然。從石板路上擱下來，把那朵蘭花扣在右襟的扣縫里。記得蘇東坡有一首詩：「人老簪花不自由，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扶歸去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蘇老先生真有好興緻，現在的年青人就還缺乏勇氣把花插在頭上，至於十里珠簾贏得那麼許多笑靨的勝況，更是比不上了。

四川的水田真是有如一局局的棋盤，這時水面上就都覆着與土色相同的水萍，不露出一點水面來。石板路從水田里伸出來，前邊遠遠的地方是一個莊子，我想起了水滸上面的那些莊院。山角處的宅院，被水田圍繞着，斜斜的瓦房，高高的門樓，前面是一排石塔，和一些竹叢。大門里的「福」字有些看不清楚，房後高處旂桿上斜斜地掛了一面旂子，我除了在水滸全圖以外，就沒有看見過這樣斜斜的旂子。我似乎可以想像寫着「替天行道」的杏黃旂，挂在潌兒窪里的一面可愛的旂子。

我從茶館里碰壁出來以後，就擠在人羣里趕了一次集。回想最近一次趕集，也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北平的厥甸，護國寺，我還不能忘記左手拿了糖葫蘆，嘴里吹了響玻璃的高興。這里有另外的一套，牆角站着一個穿着不折不扣的百衲衣的老道，亂亂的頭髮，捲了一個圈，用一根牛骨簪插着，從脖子後面伸出一根松枝來，拴着一隻小鞋，和一個用毛纏起來的布人，布人身上有一個紅辣椒，老道手里拿着一個紫色木彫的梭子，右手拿了一塊牛角，從里面挖出一些黃色粉末來。嘴里喝了一聲：「買這藥，……」十分嚴肅，然後慢慢說這藥的功用。你要在這里時，準會給他嚇一跳的。

茶館不少。北方南方的都有。外面都掛着「開堂」。粉蒸牛肉，在上海時常吃，是盛在蒸籠里端上來的。這里的粉蒸牛肉是裝在月餅大小的小蒸籠里。這種小蒸籠一疊有幾十隻，高高的豎在鍋里，從頂上冒着熱氣，像是幾根煙筒。對這地道的粉蒸牛肉，還沒有敢嘗試，實在是怕被辣翻的原

故。還有一樣東西叫「金鈎抄手」翻成普通話即是「蝦米餛飩」本地人吃的時候，淺淺的碗里倒有半碗是紅油，曾在旁邊看過一下，有餘悸焉。

魚在這里是希物，雖然不至於像青海人，在筵席上端上擺樣子的木魚來，也差不多。像樣點的飯館，門口往往擺了一個木盆，里邊是三寸左右的小鯽魚，上邊貼着「眼觀手不動」的小紙條。香燭店十分興盛，我頗欣賞那一對對的花燭，上面畫了各種美麗的圖案的，很想買兩對回去，在晚上點起來寫文章，應當別有風味。

四川人的愛吃辣，實在也並不在湖南人之下。地攤上最多的是這種貨色：大概總有四五樣，我所能叫出來者，也僅是辣椒末，胡椒，荳瓣而已。韓康賣藥在我想像中應當就是這麼一種情形罷？至於前面所說的那個道人，似乎神氣太兇了一點兒，韓康必不如是。雖然十竹齋箋譜上的韓公也是作道家裝的。

在一個「洋貨攤」上我發現了久違了的「印度帽」。路過周口時，我們曾都買了一頂戴起來。大有印度詩哲太戈爾的神情，一直到成都，還戴了在街上擺來擺去，現在却沒有那種興緻了。

回來時經過一條石板路，下面是突然降下去三四丈的水田。在這水田里邊有一所房子，似乎是與人世隔絕的樣子。我很喜歡這種辦法，如果能置辦了相當的食用品，籠居數月，大概頗有意思。納蘭容若詞云：「借隱是風流」，我是挺喜歡的。

過去在畫上看山市，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自己從高高的街上，曲曲折折的走下江邊

去，經過一所所懸空的危樓，茶館、酒店，在江邊回頭一望，又好像是在看畫了。江邊有一艘停在那里的木船，上面擺了幾張木方桌，賣茶，不禁想起上海的「水上飯店」來。過江的擺渡上，坐滿了人，船夫一手掌舵，一手搖櫓，在急流的江水里搖去，江面大約有十幾丈寬，船夫一個人搖着整個的筏子，他的那一幅古銅色的臉，塗滿了風霜的顏色的。瞋了眼向前望着寬闊的江水。身體不停地作着前後的運動，真不禁使人感到他過的是怎樣的一種寂寞的生活呢，他送了一船船的人回到溫暖的家里去，他自己都好像永遠在這煙波江上搖，搖。站在船頭收渡錢的是他的小兒子，才五六歲罷，已經在幫忙作着種種的事情了。看他那赤着的脚，在船邊上跑來跑去，再看看搖了櫓的他的父親，正是明顯的兩代的對照，一幅生活在水面上的人們的圖畫。

風大了，把圍巾吹到背後去，我站在這長江渡口船的船頭，一個人站着，想着種種的事情，覺得生活的多變真是使人料不到的。一年前今天夜里，十點鐘，從一家戲院門口，坐了一輛銀色的車子離開了那個地方。一年後，變得跟水十分親近了。幾乎整日出沒在這煙波江上。想想遠離了的朋友，溫暖的家，我默然，不說一句話。我近來老實得多，不願意再說什麼感傷的話了。

末了我想告訴你一點「劇壇近事」，這里又在上演「董小宛」了。在現在重看「董小宛」，應該是頗有意思的，三百年前的江南故事，似乎並不陳舊，吳梅村詩里的董白，「憶語」里邊的小宛，飄零的身世，也正是那時的「亂世佳人」罷？

三十三年一月九日·重慶九龍坡

二

現在我又坐在鳳凰樓裏寫信了。今天是正月初二，往年在家里，正是吃和玩的時候。去年在寶雞，天下雪，我們幾個人跑上山去，在那陡陡的山坡上，差點蹣了交。今年過年，更沒有意思。昨天年初一，過江去玩了一下。小小的山市的幾家舖面，全關門了，貼了紅紙的門聯。那家有趣的茶館也不開。幾盆蘭花也都憔悴了。從外面看去只是那老掌櫃的一人巍然坐在那里。後來是在一個「園外茶樓」里坐了半天。這遠不及那家的有意思，臨街，然而幸虧他，我們才得歇腳。憑闌下望，看見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頭上留着短短的如銀的白髮，穿了一身藍布褲褂，左手拄了拐杖，右手托了一個小盤子，上面豎了小木牌，寫着「格言勸善」。還插了幾根香。他用蹣跚的步子，慢慢地踱着。用拐杖探着崎嶇的石子路，偶爾在什麼地方停一下，嘴里不住地念着有韻腳的句子，我聽不出他說的什麼話，好像也並沒有什麼人來聽。幾個踢毬子的小孩子讓開了路，等他的緩慢的步子走過去以後，就又開始玩起來了。偶爾有幾個穿大紅大綠的少奶奶們從花布手巾里拿出一張票子來放在盤子上，他微微一點頭，算是謝謝。我覺得這老人的心情很寂寞，他默默地走他的路，念着只有他自己聽得見的話語，好像抱着一種「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的心情。這正是我覺得十分佩服的地方。就像我現在就不能驅遣寂寞，還用寫信來紀錄一些無聊的小事情。

在這個全部用竹子搭起來的樓里，目前正充滿着麻雀的叫聲。有好幾個，幾乎要在我面前的桌

子上踱步了。這「麻雀的天堂」。我今天預備告訴你一點城里面的事。關於T的，關於我們在一起的事。這當然是你所喜歡聽的。

對於這個山城，明白地說，我是喜歡的。真奇怪，我真不懂一位在成都的朋友，他說無論如何也不會再到這里來。最大的原因，是這里的無休止的台階。你去過雞鳴寺嗎？走過那孕育了土色的台階嗎？你一定會愛那幾步台階的。然而這里的台階可完全不是那樣的。簡直可以說是可怕的。如果你要從江岸上坡，那總有幾百級罷？走了半天，還是多少級在上面。所以這里有那麼許多滑桿，人們坐在上面讓抬夫抬上來，好像是放在擡盒里面的雞鴨，看了真讓人不舒服。

在這樣的石板路上，如果再一下雨，可就變成了可怕的路，上面敷着一層泥漿。我走路又快而不當心，後褲管上總會弄得一踏糊塗。所以我怕透了這兒的雨天。在這山城里，沒有住處該是許多人最大的苦惱。我似乎已經在一封信里告訴過你了，我初來時是住在一家店里的。那時他們還要利用那間房間在白天來辦公。所以每天早晨吃完了早點，我就不得不出去。怎樣消磨這一天的光陰，這應當是一種技術。而那時我的唯一的辦法是到附近一個看報的地方去坐着。這地方我以前也已經在MD君的小說里遇見過的，是作為一對男女約定的見面地方而出現的。果然在那門外的佈告牌子，貼了許多小小的紙條，一些約會的便條，可是我則僅是在這里消磨漫漫的長日。那時重慶對於我是沒有什麼可愛的，因為我還不能明白我分配時間的方法。可是這情形後來漸漸變了。我時常進城看戲，而這里的話劇又是那麼長，五幕八景算是很平常的事情。因此我常常要在夜間一點鐘左右

走回住處去，小旅館或是朋友的家。在夜半的石板路上走着時，看着穿過街頭的老鼠，聽着單調的柝聲，去敲着打不開的門，這幾乎減低了我進城最大的興緻。等T自己有了了一間房子以後，情形就好多了。

現在我來描寫一下這間小房子給你聽。

這是在一條窄窄的小巷子里面，當然也還是石板路。下了一個高高的台階以後，巷子一折，這里邊全是古老的宅子，在一個並不太大也不寒儉的門上，有四個字，「長樂舊家」。走進院子，天井里還殘存着四個石灰樁子，預備種花的，影壁上的一個圓邊的福字，已經殘損了一大半了。再進去是深深的充滿了黑暗的廳房，從危樓的木梯上走上去，第二層亮台上，半傾斜的屋頂，在這上面你可以看四圍的风景了。一片斷瓦頽垣。這又往往是在「雨絲風片」的天氣里，可沒有什麼「雲霞翠軒」。對面的「南陽別墅」里邊長滿了盈庭的野草。前面是一所廟，「天寶下院」，小小的。我曾和T走進去過，不過只有一間大殿，和三尊三世佛而已，和尚沒有一個。

T那間房間，是還要從狹狹的樓梯摸下去才可以走到的。這不禁使我想起了阿倫坡的小說里面出現過的黑暗的地下室。一扇門上貼着「此路不通」，里面，就是這間小房了。靠窗是一個古老的紫檀檯几，深深的抽屜，白銅的鎖匙，還有就是一架寬寬的牀。在我看來，已經是非常舒服的睡處，軟和得很。

在深夜，電燈光下，是可以做一點事情的。從上面空出的地方，可以看見黑夜天空里面的繁

星，和破而黑的牆壁。說T要買點什麼來貼在牆壁上。桌子上亂堆了一堆書，其中有一本牛津版的莎翁全集。T沒事時就拿起來，仿照約翰巴里穆的舞台詞的調子念一兩段。書堆上面是那個照片框子，那邊是薇小姐的照片。玻璃早碎了，換上一片玻璃紙。那邊又有幾片紅葉。還有一張 INGRID BERGMAN 的大照片，沒有想出法子來掛起。

你知道我們是愛坐咖啡館的，在家時是 D.D.'s 的常客。這裡是沒有咖啡的，可是像 D.D.'s 那樣的地方，却還不是沒有。有一家在這裡頂熱鬧的街上。人家常說這種茶室是應當暗暗的，可是它却亮得好。有難得的太陽時，可以晒太陽，陰天時電燈亮得使人高興。你該覺得這話有點可笑罷！然而，真的，我愛亮。在家時我賞試在咖啡館里寫文章，那種吃角子老虎的響聲似乎的確有刺激的力量，然而終於不成功。這裡只能看看人。這裡有着各色的人物標本，在你的面前走過，如果能一一寫下來，我相信一定能成爲傑作的。我可以說，這裡是「上流」或「半上流」社會的集中地。這分類頗不通，我只是以衣着來作標準。穿了白狐外套，絲襪，高跟鞋的 PROSTITUTE，我也算她是「上流人物」。前幾次，看見一個女人，北京味的，很像這里一家照像館里的一張彩色人像。她口手支在檯子上，手指間夾着煙捲，一吸就噴出來的姿式極動人。好像可以從盈盈的眉眼和嘴唇的動作里想像出一些話語來。這種種動作，我相信一定要經過長久的訓練才能熟練，她簡直是在表演。

昨天是元旦，就在這裡看到了「傾城而出」的仕女的盛況。

父親帶了四個女兒坐在我們前面的一張檯子上。幾個女孩子吃冰激凌，高興地說笑，從那還是

孩子的臉上嬌嬌的笑，閉了嘴做怪樣子，可以看出她們的高興。她們都穿了花花綠綠的華服，只有在女性身上，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奇異的顏色的配合。然而這並不一定全是美麗的，可是她們都穿得很美，這該是媽媽打扮的結果。她們動身了，又換來了兩位，我想他們是商人，却拿出了裱好了的扇面冊頁來鑑賞，不知道他們是否成了交。

吃的東西有牛奶和檸檬茶，奶油也有。因為限價的緣故，只有小小的一片，實在只能引起人的食慾而已。奶油蛋糕也有，不過那多半是臘味的。

另外還有一家，我也非常喜歡。那是只有一間小小的套間，黃色的牆紙，只有三個小桌子，房里暗極。每個小桌子上有一個小蠟燭，燭光閃閃地怪有味的。這兒的東西也比較精緻，不過知道的人少，常常是只有兩個人佔據了整個的小房間。靜靜地說話，實在是很好的地方。不過我也不常去，因為沒有可談的朋友。如果和男朋友同去，好像是在計劃什麼驚心動魄的事，似乎也不大好。

還有一個可以消磨長夜的地方即是酒樓。這種酒樓是不賣熱炒的，只預備一些鹹花生、豆腐干之類的東西。樓下整齊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酒缸，最有名的當然是大麪。橘精、葡萄酒也都不錯。吃酒論杯，有人在一個小條桌上面豎起一疊瓷杯子來，還是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吃着。這種「酒徒」的姿態最可欣賞。我則很不行，甜甜的葡萄酒固然可以毫不躊躇地一杯杯地吃下去，不過這似乎因為是「洋酒」，所以要用高腳的玻璃杯來盛，無法疊將起來。大麪則吃兩杯還可以，再下去就要「三杯不下樓」了。所以只能表演吃花生，往往一杯酒未完，而面前的小碟子已經疊一起四五個來

了。一次和T來吃，他也很不行，一杯未完已經面紅耳赤，他說了不少關於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的理論。因為他是真正實踐過的，所以就很有價值罷！我就靜靜地聽着。他又給我看了寫給J和你的信。這一次吃得最痛快，兩個人搖搖地撞回了宿舍，他馬上睡下；我昏昏地上汽車回九龍坡。我是到家才被攙醒；他呢，後來聽說是被人叫起來的，差點誤了上戲。這雖然是並不十分光榮的歷史，然而也還有複述的價值，現在我們都已經頗有進步，離「酒徒」不遠了。

吃完酒，嘴里辣辣的，乾乾的。這時最好的恩物則是「廣柑」。——一種黃果，汁水多極了。然而酸得頗不討厭，比「綠寶」還好。飽吃廣柑，該是我們最大的樂事，這里我想套大蘇一句詩。

「日食廣柑三百顆，不妨常作四川人。」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

三

××：生活不安定極了。近天來，一直陷入一種迷惑中。好像一直到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還不知道明天要去的目的地，也許明天一早就要到幾萬里外的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也許不走，還要在這個地方呆下去。這種心情，過去真是不會經驗過的。說到臨別，似乎應當有一種惜別的舉動。不錯，也有許多人給我餞行過了。不過，在這當中，我不能無一種虛無之感。萬一明天不去呢，豈不是演了天大的一齣喜劇？所以，當一位朋友把一本精緻的紀念冊——上面還肯定了我要去的一個遼遠的地方的名字。「××赴×臨別紀念。」——遞給我的時候，我心里有的就是上面的那一種感想。

昨天晚上，一個人坐茶館，無聊已極。天氣暖起來了，在茶樓的竹簾隙里，我看見了一輪滿月，剛昇起來。紅紅的，周圍的藍天被襯得格外的藍，茶館里人多得很，談話的聲音鼎沸着。可是好像都與我不相關。我一個人，心里無名的「煩」。結果，哼戲。哼「坐宮」。我明白了點事情。爲什麼楊四郎和他的公主住在那麼美滿的環境里，——那是皇宮，過着那麼「美滿」的生活，還要有煩悶，還要有公主來猜一猜。人是那麼一種奇怪的動物，有許多事不易瞭解。紅樓夢里說春天來了，賈寶玉就要感到不自在，莫明其妙的一種不自在。緊張慣了不覺得難過，就是在緊張之後，另外開始一種緊張之前的一剎那。一天，一個晚上，好像閒得很，這時極容易發生「不自在」之感。所以我寧願附議某學者的建議，乾脆發明一種藥品，使人變成一種機器，沒有思想，祇有動作，倒也乾淨利落，不是嗎？

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到「四郎探母」上來罷。公主雖然在誇口，說她母后的軍機大事，由她一猜，還能猜個八九不離十，可是在猜四郎的心事時，究竟是失敗了。她提出的幾點，也不能說不扼要，「莫不是夫妻們魚水少歡」，「莫不是抱琵琶，另向別彈」，究竟還不能脫「女人本位」。同時，她究竟還有一個時刻不離的小寶寶，分去了她最大的注意力。這使她與四郎的生活分離了。她當然無不滿足，她怎麼能了解駙馬爺的不自在呢？至於末了的終於猜中了，那不過是寫戲的人把發展歸結到本題上去而已。據我看，那並非駙馬爺真正的不自在的地方。

「四郎探母」終於不失爲中國戲里的傑作。我看戲十多年——似乎有寫「十年梨園夢影錄」的

資格了——「四郎探母」也聽了若干次，昨夜，才又格外的瞭解了一點，於是我更愛它了。

今天早上起來，好天氣，難得。蔚藍的朝霞後面是一輪初日，雲淡風輕，麻雀叫得人心亂亂的。好像有這麼一日之閒。朋友們到南溫泉去了，我到那里去呢？拿了墨水紙筆過江，坐在那個可以望見遠山，黃桷樹，瀑布，淺淡的樓里去。眼前的景物使我迷惘了。我是如何地感到了「生之歡悅」呢？我要援引紀德的一些話，來說明我現在的情感。

「人是為幸福而去的。全自然都如此教訓。都是求歡樂的努力使的草木萌發，使的蜂房注滿蜜，人心注滿仁慈。」

「飄蕩的微風，撫摩了花朵，我用了全心來聽你，世界第一朝的清歌。早晨的清興，初生的光明，霽的花瓣，……：……不要延佇，順從最溫柔的勸言，就此讓未來，輕輕地把你給浸遍。看來得如此偷偷的，太陽的溫暖的撫循，縱然最生怯的靈魂，也不由不委身於情。」

「人生儘會比人所公認的更美，智慧不在理性而在愛。啊！我一直到今日為止，生活得過於謹慎了。聽新的法則，先必須沒有法則。解放啊！直到我的欲望所能及的地方。我要去，我所愛的你呀，跟我來吧，我要把你帶到那邊去。願你能走得更遠。」

也許我抄得太多了。也許紀德文字的原意和我現在感想不太一樣。然而無關，一切美的事物，都有待於新的詮釋，才能發生一種新的意義。至少我來引用這些話，今天，在我是別有其意義的。不用多說，我喜歡這，這春天給帶來的一切。給我一種新的生活力，這不奇怪嗎？當我十九歲

的那個春天，也是這樣的一個下午，我三個人坐在沙發里，晒太陽，看書，心里充滿了「無常之感」，要不得的年青的SENTIMENTAL。現在，我悔改了，我聲明我厭棄那些「憂愁」。

公主在第二幕里出現以後，她的旗袍，她的高高的兩扮頭（那種旖女的髻裝）。她的身段風飄的衣袂，她的話語，「桃花開牡丹放花紅一片，豔陽天春光好，百鳥聲喧。」她的輕微的嘆氣。——可惜的是，這些給那個抱了布孩子的丫頭的出現給破壞了。

這兩天城里在大演「董小宛」。我沒有時間去看。昨天在朋友案頭拿到一冊劇本，翻開來看，真不禁使我生氣。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似乎倒寧願去看周信芳的「董小宛」去。我竟不能卒讀這個劇本，因為里邊實在太多荒謬之處。舉例來說，第一幕開盒子會，顧橫波吩咐蘭兒，「我哭痛痛快快的熱鬧一下，蘭兒。你告訴門子，我今天是不接待客人的。」根據幼稚的想像，顧小姊的派頭，似乎不致如此的罷？至於後面硬請小宛說出許多連搗兒都說不出來的話，更是令人「髮指」。總之，這戲和我腦子里所想像的，完全是兩件事。南明史事是我可喜歡的，寫劇本也曾有此野心，然而僅憑「板橋雜記」和「明季稗史」就想動手，却無此大膽。而更基本的一點，如下所說，這些人的因之因，似乎全有問題，才是最致命的地方。

爲什麼說這些話，因爲前幾天曾經想寫一篇「論浪漫」，曾經發意於此。據「董小宛」的作者說，這戲是他的「家事」，因之戲本身的目的，便在表揚冒辟疆先生的大義，甚至使小宛夫人的結局也是罵賊而亡，我覺得這是殘忍的。

對於明末的東林，我始終無甚好感。四公子中侯方域自然是最丟人的一個。李香君的脫籍，雖然是由於楊文驄的幫忙，然而後面出錢的却還是爲東林所痛斥的阮鬚子。然而侯生却眼開眼閉的接受了。這樣的新人物，的確就是浪漫也還不漂亮，更無論後來的堂堂出仕了。小宛的脫籍，是錢牧齋的力量，而這位牧齋宗伯，後來却作了新朝的禮部侍郎。雖然在乙酉之後，在「同人集」有學集」中找不出與辟疆先生來往的詩文酬唱。這也未便是由於宗伯的「愧對故人」，我想大概是因爲某種原因刊落的罷？至於龔芝麓的無恥，却抬出顧橫波來痛罵一頓，似乎也有些冤枉。中國人似乎一向視女人爲禍水，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有什麼事總是向女人身上一推了事。龔芝麓的「奈小妾不肯何」真是標準的無恥之論。郁達夫詩：「尙書白髮老江湖，卅二芙蓉句不磨。莫怪臨危艱授命，只因無奈顧橫波。」實在罵得很痛快。

不知從何時起，中國人對浪漫的解釋大變了。代表人物可以舉出小杜來罷！「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被視爲浪漫的代表作。推而廣之，唐伯虎、章秋谷，自然都是一派，殊有滔滔者天下皆是之意了。和這個相同的，還有許多事也使我悵然。如「蕩子」在古詩中，不過是游子的意思，現在却變成了「淫棍」。「風流」本來是形容一種優美的豐度的，變成了「行爲不檢」的省稱。明末的秦淮河上自然也被認爲標準的「浪漫時代」，而四公子的豔蹟，就永遠爲天下仕女所稱羨了。

也許東方人真是缺乏幽默之感的罷？那麼浪漫在中國之不被瞭解，也許正是當然的事。我以爲

浪漫即是大幽默。世界上的事有許多是要以幽默的態度來應付的。唐伯虎雖然不脫「才子氣」，然而在中國的舊文人中，還算是懂得幽默的。最近看故宮畫展，其中有唐的一幅畫，畫的是南唐的故事，這事在我是頗熟習的，因而也更覺得它的有趣。

這是一幅「陶穀贈詞」。這故事很出名，記得明人雜劇中也有一齣叫做「陶學士醉寫風光好」的，也是說的同一故事。宋太祖的氣量是頗小的，當他還沒有到征服南唐的時機時，先派了一個以正人君子著名的陶穀去聘問，陶一向是「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的，然而這却為韓熙載所看破，以為他並非「端介正人」，「其守可墮」的。於是就用「美人計」來引誘。「遣歌人秦弱蘭詐為驛卒女以給之。」結果這位陶學士竟上了圈套，唐氏原圖，就畫的是陶氏和弱蘭的繾綣之態。弱蘭彈琵琶唱歌，陶則曲一膝，以手按拍。神氣實在非常可掬。後來後主宴陶於際心堂，陶還要露出大國威嚴來，裝模作樣，等弱蘭出來侑酒，「穀慚笑捧腹」，大為尷尬。弄得「倒吐茵席」，大失上國威儀，後來竟因此事而不得大用。

唐伯虎在畫上題詩一首：「一宿因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時我作陶承旨，何必樽前面發紅。」極盡調侃之能事。

這里唐寅的話說得很是幽默。本來這種事是不必怕難為情的，然而一向以正人君子露面的陶學士，却不懂這個。難免為「三笑姻緣」的主角可笑了。

然而浪漫竟是與「胡調」同義麼？這當然不是的。我以為應當講求「浪漫的嚴肅」。像龔定庵

的「偶賦清雲偶倦飛」的態度是要不得的，這只是「儂薄」，如王靜安所說。爲中國人所誤認的浪漫，正是「儂薄」。

說一句笑話，浪漫是有家庭遺傳的根性的。突然地有一個浪漫的子孫，是大偶然。我和T說過一些門第非常好的朋友，是不能了解浪漫的，因爲世家生活正是世界上最被認爲正當的生活。他們的無緣過浪漫生活，實在是命定的事。我們怎樣能希望他們來了解呢！如果不「攢眉而去」，就已經是有「宿慧」，值得佩服的了。

今天例外，吃了點大麩之後，大談浪漫，請不要笑，還是抄東坡小扎作結。

「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二十二日在土橋，有好好的太陽）

「江湖」後記

XX：這似乎很可以成爲一種理由。我到了昆明，發信的地方有了變化；你回到「老家」，也似乎是一種改變，讓我掉一個花樣罷，改改稱呼，好像也新鮮一點。

我們現在似乎是生在一個如此的世界里，到處用得着回憶，到處用得着懷念。半年前一個晚上，在那個山城的石板路上，黑暗的路燈光下，我同W走回家去。他告訴我他的那個新戲已經差不多寫好了，取名「江湖」，要我給他幾個題在扉頁的句子。最初我就有這樣一種感想，就是我們還留在那麼一種年青的感傷的圈子中。這話說得不十分明白，不過你總可以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說我們還沒有洗淨年青人的癖好，愛那些浪漫感傷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又都是那麼脆弱的。

前兩個星期的一個晚上，W又和我說，他的那個戲實在還不能叫做「江湖」，想改稱「臺」。因爲戲里邊大概說的是台前台後的故事。不配佔了那麼一個好名字——「江湖」，因爲範圍實在太小了。

這一次是我反對改換名字了。沒有什麼理由，我覺得還是「江湖」好些。

我又想起半年前那個晚上，臨時想起來的幾句 MOTTO...

「江湖秋水多。」

「永憶江湖歸白髮」

「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濡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

我想這幾句選得非常適當，很可以表現出W的心情來。第一句是懷人的，那個戲主要的意思是在紀念幾個朋友。第二句很可以傳達出對江湖的戀戀之情，可以用他自己常掛在口頭的兩句戲詞來加以詮釋，

「少年子弟江湖志，紅粉佳人白髮新。」

我喜歡的還是莊子的那幾句話。我覺得這幾句話說得悲壯得很，博大得很。我從這邊感到了人世永恆的悲哀。人是如此有情，可是看起來又是如此的無情。而這實在是哲人最明智的處世方法，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二十歲的那一年，在家里沒有事的時候，在靜靜的下午，很喜歡搬一個沙發到院子的花池旁邊晒太陽看書，等到日影斜掛在東西的牆上時，就會感到一種「無常之慟」。我努力不再想下去，實在是再想下去也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很自卑自己的怯弱，可是像一片傷痕一樣，我從不敢揭去那層表皮，露出赤紅的血肉來。

十歲始終還是我幸福的一事，因為這時還閱得很，不曾走入「江湖」，有很多機會來作無涯的空想。可是我也真很幸運的結束了那些有閒的日子，走進「江湖」，被一些喜怒哀樂可控制，無

暇再去空想。不然一旦無法控制時，也許早就作了狂人了。從此以後，我就嘗試用這世界上種種的花樣來造成生命上的花絮，我總是控制着不使它碰到那頂點，這個我作得不很成功，這也是無法的事，我實在還太年青。不過我覺得我很能了解莊周的那種淒涼的心情，我常常在適當的時機把自己的熱情壓下去，保持一個和平的境界，如莊周所說，這是最好的境界。你當然明白，他說的是反話，然而事實上往往證明了還是如此好些。

這些話說得有些灰色吧，其實環境不算寂寞，我現在是生在有着明亮的電燈的酒吧里面，有不少客人，談話的聲音，香煙的氣味，說明這實在是一個很溫暖的小天地。雖然這是在萬山叢壘之中。這些小房子蓋在一片山坡的底下，沿着這山坡走來的時候，可以望見遠遠的西山，一片懸崖，像是突然削平了似的。西山在傍晚是黯藍色，圍着它的，一片澄碧的湖水，——滇池。這是一個寂寞的地方，從早晨到晚上，看雲，聽風，晒着可愛的太陽，你會體認出「日長如小年」這句話的意義。一切離現社會很遠，使人聯想到古時人的生活。

我現在住在一所高高大大的房子中，房頂是用鉛皮鋪的，一清早就會被麻雀的鳴聲吵醒，聽着那高興地細碎的叫聲，真會覺得這是麻雀的天堂。睜開眼，從高高的玻璃窗子望出去，一天朝霞，粉紅色的。披上衣裳跑到外面去看，滿天都是細碎的雲彩，漸漸由粉紅變成黯紅，不勝其壓抑之感。後山是一片赭色，小時聽大人說，這該是有大風暴或者什麼災害之前的天象。有時候，是一片碧藍的天，有幾片亮亮的金黃雲環，襯了高高的白皮松，紅土牆的小房子，這時會覺得異常的空虛。

與平靜。

早晨的寒冷有如深秋時節的陰寒，只要太陽一出來，就完全給解除了。太陽照在身上，好像小電爐一般。這兩天我已經跑遍了附近的山路，小橋流水，已經半頹了的城門洞，架在橋上。小小的池塘，水面上覆滿了赤紅色的水萍。山路崎嶇處，崖邊生滿了野薔薇，開着繁密的白色小花。隨了風，一陣陣的淡香，那長長的柔條，生滿了紫紅色的小小尖刺和鋸齒形的小小的葉子的，常常掛在你的衣袂上。野花真多，還有一種白色的小花，像梅花，我不知道它的名子，龔自珍詩，「官梅只當野梅看」，就叫它野梅罷，也是開遍了山崖的。

立在山上東望，是一片平蕪，遠處小山起伏，都是淺紅淡青色的，多美麗鮮豔的顏色。平蕪上灌木成叢，如果一片浮雲遮住了日光，遠山叢林會變了深藍黯赭，真好像是色彩的遊戲，給人多少驚異。

昆明這兩天正在括風，頗有北平的風沙之意。括得乾乾的，久處在江南西蜀的人，剛來到這兒，頗有些不舒服，雨季好像還沒有來，不過已經略略領略了它的風味了，雨來得無形無迹，在好的日光底下，會落下一陣急雨來。默在鉛皮屋頂的房子里，聽着那一陣金屬的聲音，心里頗不安寧。等一會出去看看，沙地上一點看不出下過雨的痕迹。

現在我說一點城里的事。城里一條最夠味的路是金碧路，這名字多富麗。在這條路的中間，有兩個像四牌樓那樣的牌坊。一個是「金馬」，一個是「碧鷄」。牌額旁邊寫着立坊者的銜名，有岑

繡英唐繼堯的名字，在這古舊的牌坊下面走過，也許有着一些遐想，緬懷古時穿了錦繡冠服的及第士子，騎在披了紅綢的馬上，在這牌坊下走過的風光。現在我却在這舖滿了風沙的街頭，從汽車門里，看見一個穿了純白禮服的新娘，給伴娘攙出來，匆匆走進照像館的樓上去。

在這個古城里，有着最新式的銀行街，却也有還保持了古味的店舖，它那低下馬路下面的門面，剝落的古式的樓窗，佈滿了風塵的匾額，都令我想起那已經渺茫了的舊日的繁華。有一家「茶局」，在作着一百周年紀念，半價出售着普洱，沱茶，……一家古舊的茶食店，雕了細花的門額上，有一個隸書的橫披，很像伊秉綬的字，寫着「劉天香樓」。這名字使我記起石頭記上的那段故事。——無因的聯想——只有在精緻的小點心中，才寄托着一個古老城市里居住着的人們用的消磨長日的飲食方式的精粹。

這城市還缺少古老可愛的宅第。一個朋友就住在一所舊式的房子中，那家人家本來是一所商行，在小小的四合瓦房的院落中，散漫的有一些花池，開着各種春花，——月季、茶花，杜鵑。房子的簷下有許多金地木刻匾額對聯，雖然是用來祝賀一家商行的，可是全不惡俗。廳堂上有着清潔的明窗靜几，屋中十分明爽。這樣可愛的房子，很引起了我對十幾年前北平故居的憶念。

在一條僻靜的街上，牆角里，我發現了一塊傾側的碑石，上面寫着「清御史錢南園先生故里」。這就是那位寫得一筆頗為矜莊的字的老先生的故居。

城西有一個游賞的地方——翠湖，我和朋友在一個清早去玩。翠湖的地方不算小，進門處是一

個白石的節孝牌坊。湖水爲幾條堤岸所分開，聽說因爲久不浚治的關係，湖底日淺，不免顯出一片荒穢來。我們走進一個亭子里去看金魚，在一片混濁的池水中，看不見魚的影子。在一個小孩子那裏買了些炒米洒下去，魚都起來了。有頗長大的金魚和黑色的魚。

我們又走進旁邊一個昆華圖書館里去。這也是一所可愛的古式房子，有一所頗大的藏書樓。他十點半的早晨，庭院里沒有一個人。我們在這里徘徊了半天，看樓上的匾額。忽然在進門處出現在一個枯瘦的老人的影子，——他大約是門房——聽見他懶懶地說，「還早咧！十點鐘才看書」從他的朦朧的眼角里，知道他還沒有享受夠這安靜可愛的春朝。

朋友已告訴我在這個城里唯一消遣去處是看電影。下午我們坐在南屏的樓上。這戲院有如上海的大光明，不過較小些。聽說是內地最好的戲院。這戲院所在的一條街是一條充滿了珍貴貨物和女人的街。在晚上是非常熱鬧的，我們在這街上吃了一家純粹北方風味的小館子。飯後一起到金碧路C的住所去。一間靜靜的樓上的大房子，我們對坐在一張寫字檯上。捻亮了綠罩的檯燈。喝茶，抽煙，談着十年不見的彼此的生活。從燈影下面，我看着C的年青的面影，比十年前老誠多了。他拿出來他的詩稿，用漂亮的小字抄在信箋上的。其中有一首詩是“INTERMEZZO”你還記得罷，那一張「寒夜琴挑」的片子，他告訴我這是他看了那張片子以後作的，是四年前的事了。關於那個電影里的女主角，你當然也是知道的。他也告訴了我他的欣賞的觀點。呀！

「海內同知己，天涯若比隣。」

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在滇池東岸

後記

從小就喜歡李商隱的詩，記得還是從石頭記上看到那句「留得殘荷聽雨聲」，才開始找了他的集子來看的。詩人筆下的像閃爍在夕陽里海灘上的貝殼的光彩使我迷惑了。如夢如煙，我並不曾完全了解他的用典，遣辭，和隱藏在篇章後面的意思，後來也曾找到朱鶴齡錢謙益的箋本來看，也零碎地看了不少考證的文章，關於「錦瑟」……的，可是後來全丟開了，三十一年冬天，離開上海的時候，還用榮寶齋的箋紙抄了他一首「年少因何有旅愁……」送給W，以後我們就到四川來了。

到重慶以後，寫了幾篇小文，給W看了，他說很喜歡，來信說，「黃裳可以有集矣。」想想應當取一個什麼名子呢？就又想起來李商隱的「錦帆應是到天涯」，他是說的隋朝的那個浪漫皇帝的故事。「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幃泥半作帆。」我的這次流浪又那能比得上，然而，終於用了。

那時我住在離重慶十幾公里長江上游的一個小鎮上。鄉居寂寞得很。到時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邊渡口的小竹棚里，喝着用小玻璃瓶裝的橘精酒，吃豆腐干，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過江的上墳船，聽聽充滿了寂寞哀愁的船夫的歌聲，同時心里也總想着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寫好的幾

篇東西送出去竟是那麼困難，又不禁有些輕微的憤懣。（這在現在想來也真是幼稚得很的事。）後來雨季來了，一連兩月沒有晴天，就只好默在房子里，偶爾也到「鳳凰樓」里去喝茶，在搖搖的燈光里聽着么師嗚嗚的簫聲，寫文章的心思淡下去了。給一個人寫了幾封信，訴說的也還是一些無聊的小事情。這時我正知道了關於Y的一些事，一些想不到的事。在水市巷的一所轟炸後的樓房下面，看到了幾封信，信里有幾句話，我抄了下來，在日記里：

「我珍惜我小小的力量生命和愛，我要把它們給我愛的人們。我不願意作什麼大事業，想替你們作極小的事。我讀書，我彈琴，努力的求知識，學許多的事情，都是爲要做你們最好的伴侶。」

在三十三年的春天，我已飛到了充滿了陽光的昆明。又寫了一封信，就是「江湖後記」。「那時Y又從北平回上海去了。C來信說：「××重入江湖，不知仍帶着她那本日記否？」

後來又到湘北去，不滿一月回到桂林，生活十分不安，寫東西的心情自然是沒有了。W寄來一本小戲，開頭是一個女孩子唱「游龍戲鳳」里的「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兄妹賣酒度光陰。我哥哥……」又好像從紙上飄出來柔弱的聲音，我聽見過的諛熟的聲音。那點「江湖」的引誘，使我計劃寫一個戲，剛完成了第一幕，我不得不離開桂林了。

回到昆明十天後，就飛到了印度。在一個角落里過了八個月平靜的生活。好像是真正到了異域，很少得到朋友的信，也很難看見國內的書報，更不必說迢迢從海上寄來的信了。帶了一份在荒島上的心情，極單調無聊地過日子。一天，忽然得到W從孟買來的厚厚的一封信，說他就要到米亞

米去了，當一個水兵。那封信是要轉給國內的一些朋友們的，一封連環的寄給許多人說他在旅行中感想的信，我真佩服他的好興緻，信里說臨走時曾經整理了一下箱子里我們的那些零碎的「遺稿」，如果我要時可以寄給我，這就又讓我想起了「錦帆集」，碰巧有機會可以結集，也就不管它是如何零亂蕪雜，決定交出去。

在雷多又住了一個月，住在森林里的帳篷中。對河是漫天的原始森林，晚上常常可以聽見野獸的嘯聲，我也分辨不出它們是虎還是狼，白天穿過森林，下河洗澡，聽一個小兵指示泥里豹子的足跡，在滾滾的急流里飄浮着，心里祇留下了茫然的平靜。

現在我是又坐在一個昆明的茶樓上了。看着窗外的斜風細雨，打了傘在青石道上走着的女孩。松子，桃片，黃黃的竹子的水煙筒，如此親切又如此遼遠，我能說些什麼呢？我甚至懷疑是否還存留着舊日的情感，當我重翻那些文章的時候。

離開家，離開親愛的人們已經兩年半了。久久無消息，不知道她們現在生活得怎樣。無已的懷念。衷心希望回家，到Y的「綉樓」上聽雨，念着「紅樓隔雨相望冷，殊箔飄燈獨自歸。」的詩句。如果時間不太久的話，讓這本小書作一個小橋，使我不致大困難回到那個境界和那種情懷。

黃裳 三十四年，七，九，昆明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文藝叢刊
第四種 錦帆集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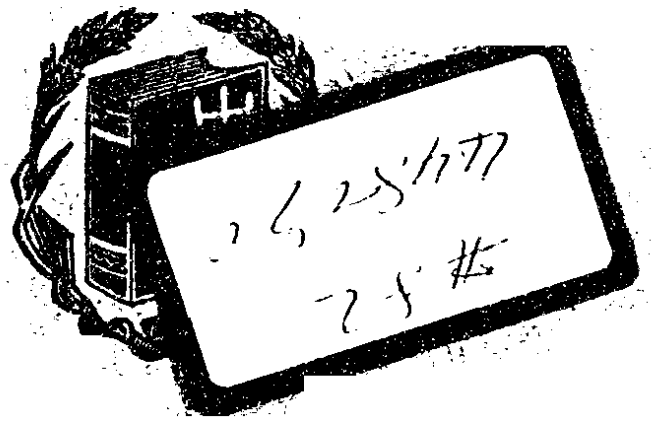
著者 黃裳

發行人 顧樹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二三三八) (滬印)



(13238)